

子遺集



汪子文錄卷六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書問二

與彭允初論學書

學道不難聞道難聞道不難去私心難去私心不難去小知小見難何等爲小知小見如儒門中告子釋氏門中老蕭是也告子有見於無以意守之吾嘗譬之爲空心鐵彈子告子有見於無故爲空心以意守之不能發光暫得堅固終當爛卻故爲鐵彈子孟子反覆駁擊只是爲渠發光哀渠久當爛去也惜空心鐵彈子已成雖有大匠不復能爲之錘鑪矣老蕭歸佛其發願文云甯爲釋而墜惡道不願奉老生天上居

汪子文錄

卷六

一

然龍象但苦是土龍泥象耳平時敢發狂言譎語判周孔老爲外道爲邪及遇達摩入東土真龍活象現前老蕭一副土爪泥蹠其能與之蹴踏乎以其志力之堅猛觀之老蕭亦奇人也可惜爲小知小見坐縛一生耳爲儒須判白孟告爲釋須判白達摩老蕭於此判得盡私心自無著處重重小知小見自當脫去矣此爲學道第一要義又爲學各有根種乘其根種發願力乘其願力得成就根種願力所乘其能強而就我範圍乎吾固知其不能也然遽以根種願力之所乘入主出奴此中便有私心便坐縛小知小見不可不辨吾觀二氏之徒若伯陽純陽希夷學老而具大知見者也寒山徑山紫柏蓮池學佛而具大知見者也皆頗知尊我道老釋下梢頭



不勝其小知小見其爲無忌憚者多矣吾願二氏徒具大知大見不願二氏徒縛於小知小見也然非私心旣去卽不欲爲小知小見所縛得乎二氏徒必以儒門中韓朱二子曾鳴鼓執金聲討二氏亦若入主出奴然者實非入主出奴也吾與臺山書曰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又曰交相造化如韓朱二子乃所謂住大慈力也二子憫天下萬世不聞我孔氏道故也乃所謂遞相恭敬也二子以大人相待二氏徒不以小知小見待二氏徒故也乃所謂交相造化也爲二氏徒者不勝其利之心焉以故趨之者如鶩吾道無所利乎其間嗜利者皆掉臂而去之以故二氏盛而吾道虛無人焉假令韓子不生於唐朱子不出於宋吾道幾乎息矣吾道息則人類幾乎盡矣人類盡卽二氏之徒亦無以立於天地間矣故曰交相造化焉者也四兄學道久矣告氏小知小見未得脫去也學佛久矣老蕭小知小見未得脫去也以學佛故縛於偏見老釋下梢頭習氣時復蹈之吾近著二錄敘與臺山第一第二書判儒釋甚明白四兄其盡意觀之四兄戒律冰霜慈護生命吾所服也根種願力堅固佛誓吾所重也厭分段身畏輪回苦吾所知也獨以小知小見私心未去爲吾所憂耳四兄有戒無慧有慈無悲有願力無方便凡以此也此病不痛與除去其能脫分段身息三戒輪回苦乎客有過我談漢學因薄宋儒且大薄朱子者吾知難與深言也徐謂之曰孔子大聖人也佛老亦大聖人也皆以大聖人談道宜若合符節

何其東西相反乎於此可見道之大也孔子之徒程朱大儒也陸王亦大儒也皆以大儒談我孔子之道宜若合符節又何東西之相反乎於此可見孔子道之大此如海然海中吞舟之魚百千萬億日相往來了不相礙以其大故也爲訓詁之學者偶以一字之異同輒起諍論可知其小矣此如淺谿隘港然兩葉之舟偶相往來彼此閣住都不能前舟子因之攘臂以其小故也且謂之曰今之薄宋儒薄朱子者此如少陵所謂汝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昌黎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豈足爲朱子關一毫毛輕重哉但恐其人以謗朱子獲罪過耳是言也縉藏之胸中久矣偶於客發之然有未盡者道之大大如海焉固也要必以孔子之

汪子文錄

卷六

三

道爲學道者子午鍼孔子道之大大如海焉固也要必以朱子之道爲學孔子者子午鍼容未足以語及此也故未之盡焉今舉以告四兄四兄勿以小知小見視吾言之若刺也縉白

與彭允初論學書二

四兄學佛忽於本來清淨中起重重小知小見以自蔽蓋皆以厭分段身畏三界輪回苦一念爲煩惱根種耳吾欲極力爲四兄破除恐傷釋迦氏度世之心吾不爲四兄破除小知小見蔽蓋不了便得往生淨土聞道亦當以劫數斷耳大丈夫學道但得於論語中朝聞道夕死可矣一句少分信得及二氏無數葛藤一時斷盡大丈夫甯朝聞道夕死不論偷生

應劫於道無所聞也四兄如此若有激發取吾二錄敘與臺山第一第二書熟觀之必得豁然豁然時節取周子朱子書熟觀之尤當於二子若合符節處精思力究於此少分見得及漸不爲小知小見蔽蓋矣四兄於陸王門庭中嘗執灑掃之役者慎勿以門庭自蔽蓋也象山不信周子無極陽明抵牾朱子尙是小知小見脫去未盡故耳吾與臺山第三書自述質性駁異嗜好濃僻深自鄙棄以故不敢主張學術近來實加推勘知吾敬聖賢之心與生俱生不可以終自鄙棄當一意讀聖賢書專從事於易書詩春秋四經四子書及宋五子書吾年非復記誦之時然非數爲誦習亦不能盡其意味也吾於詩古文結習不能頓除今但當時時取屈原騷莊周

書賈誼策疏論司馬遷史杜甫詩韓愈文金聲時文觀之以奇意興而已天地之美不宜漁獵太盡數君子外吾所嗜好者甚多悉當以堅忍之力斷之旣以免漁獵之罪且專吾力於聖經賢籍庶幾學術之有成也吾質性所存實爲駁異濃僻如與臺山第三書及三家錄二鈔錄所敘四兄亦可取而略觀之此吾欲與天下萬世共見者也程朱持王霸儒禪界分甚嚴此理皎如白日以禪亂儒以霸雜王其得罪於孔孟程朱也大矣吾所斷斷不敢出者也然漢祖唐宗經世之功諸佛諸祖度世之願亦皎如白日斷不可冥但當爲之判決耳凡此皆爲吾之所當從事者也吾嘗爲四兄言伏羲老子指天畫地不能爲天地增得分毫毗娑尸老子寂天寞地不

能爲天地減得分毫此爲破除小知小見而說然非正論若然則人功可廢矣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人功其可廢乎吾又爲四兄言萬法自空不勞我去空他亦爲破除小知小見而說然亦未是當言萬法本實爲甚我要去空他吾又言學道但要漚化歸海不要海作漚此亦破除小知小見語此語獨切要然自厭分段身畏三界輪回苦者觀之又恐誤會別生偏見當知一卽一切一切卽一又當知小大各正乃得分明耳吾又言背塵合覺是聖背覺合塵是凡爲學佛人築一堅牢基址然滯於此者又恐爲聲聞緣覺小知小見所縛又當知才有背合卽是塵也重重透入乃得脫去小知小見慎勿自畫空作蔽蓋也四兄待我甚厚臺山待吾甚厚以

待吾甚厚輒聚頭商量曰安得大紳一門深入乎吾待四兄不薄待臺山不薄每欲以一言相告曰姑遊於儒釋之間兩兄曰一門深入雖老學聞之亦當點頭吾曰姑遊於儒釋之間雖三尺童子亦得聞而笑之以老學聞之亦當點頭者四兄尙遲之不吾告也以三尺童子得聞而笑之者可輕爲兩兄告乎然一門深入語實似是而非何也爲學未見端緒一門深入未易言也吾與臺山書爲言恐入非所入已微露其指然未痛論也今爲四兄痛論之四兄不觀楞嚴會上乎二十五聖豈非一門深入者然一經文殊選擇獨有觀音大士圓通耳又不見達摩破除六宗乎六宗豈非一門深入者然未遇達摩徒陷牛跡耳兩兄之去二十五聖則旣遠矣且去

六宗亦未可以道里計者也敢易言一門深入乎徒於本來
清淨中起一小知小見徒以小知小見坐縛一生而已矣此
牛跡中之牛跡也吾故曰似是而非吾欲勸兩兄姑遊於儒
釋之間實具大苦心與臺山書中發之吾意已可睹矣不妨
告兩兄曰盍姑遊於儒釋之間乎既見端緒卽欲不一門深
入亦不可得矣當一門深入時亦不得入主出奴起諍論教
壞後生惟住大慈力遞相恭敬交相造化爲後生標準可也
遊乎儒釋以把住牢關閉戶讀書虛心順理與聖賢佛祖遊
爲不差慎勿閉眼愁眉向三家邨中作泥塑土地亦勿與俗
僧劣道輩作緣增長惡知見此爲切屬爲學既見端緒知動
靜祇是一理無事時合眼亦自佳知此理爲人人所與知與
汪子文錄

卷六

六

能雖浮沈於世俗中警發人意處亦甚多又不可執前說也
近微聞四兄以孔子釣弋獵較爲疑此自四兄慈護生命之
念所發真釋迦氏之徒也可敬也然以是不安於中則可遽
以是起非聖之心則又爲小知小見所縛又大不可吾欲爲
四兄破除此疑恐傷釋迦氏度世之心增眾生吞食之報重
眾生身命之苦吾不忍也吾不爲四兄破除此疑復恐四兄
起非聖之心終爲小知小見所縛吾又不敢也無已錄吾易
解一則往可盡意觀之我孔氏之心於此可見矣與釋迦氏
交相造化之功此亦其一端也四兄其默而識之縉再拜

與韓公復書

近來於此理見得甚明終不能得力者祇是入手處蹉卻爲

善去惡之功。儒曰：至善。佛曰：萬善。普會此千聖萬賢實法。其偶提無善無惡者。權法也。後人以偷心學道。權實倒置。其誤已誤。人可勝。既乎爲善去惡之要。全在去得一矜字。儒曰：恭敬謙讓。佛曰：忍辱。此皆大聖人苦心苦口教人切實痛下工夫。處後人悉以老生常談視之。因是下學無基。學道者多入道者少。繙則矜心尤甚者。故入道尤難也。朋儕中如四兄之於儒。允初之於佛。皆卓有見地者。得毋向見地上盤桓乎。果如是。則非實際矣。以繙觀之。兩兄既具此好見地。但當向爲善去惡處切實痛下工夫。孔孟程朱書句句明善。未聞云無善無惡也。佛氏書則有之矣。尸棄佛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其說近於無善無惡矣。然不可執爲實法也。

眾生起諸善法爲法所縛。造諸惡業爲業所拘。身心者起造之根也。眾生不知身心本空。起造不休。爲法業所拘。縛聖人哀之。不得已名之曰幻善惡。雙破其立言本指。在破除所知障。身障。心障。法障。業障。破除淨盡。則如實而悟。如實而修。如實而證實者何也。萬善普會而已矣。吾儒偶提無善無惡者。陽明王氏也。王氏哀人失其心體之正。不著於惡。卽著於善。故不得已而言之曰：無善無惡之心之體。善會者。但能不著於善。不著於惡。心體自見。非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誤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卽著於無善無惡爲心之病。益大矣。有先王氏而言之者。朱子嘗目之爲三角。性善一角也。無善一角也。無惡一角也。在立是宗者。意欲使人識其體之渾淪耳。

而不知轉添頭角誠欲使人識其渾淪易言之矣易曰乾元无首乃見天則一語之下洞然矣然王氏又云一念發而爲善而知之而充之一念發而爲惡而知之而遏之知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祇有此學者當存此其教人爲善去惡也可謂切矣聖賢法法不同所同者同歸於善耳以其善之流行而言之曰命以其善之凝聚而言之曰性以其善之至虛至靈而言之曰心以程朱之學言之窮理者研究此善也研究之極則通乎性命矣存養者存養此善也存養之熟則成性存存矣省察者省察此善也省察之密則精義入神矣爲善去惡程朱之實法也老兄其精之熟之卽心卽佛佛氏之實法也心本至善也以故卽心是佛佛本至善也以故

卽佛是心外心而求佛佛爲妄見卽此是惡是不善外佛而求心心爲妄覺卽此是惡是不善心也佛也一善而已矣故曰卽心卽佛是法也允初以之朋儕取法不同所同者同歸於善而已矣弟近來方見得甚明然終不能得力者何也以入手處蹉卻爲善去惡之功也每於靜中自照腔子裏黑窄窄地與泥土相似遂發大憤曰爲人如此不若死一念之憤忽爾提脫復靜中自照腔子裏冷湫湫地與冰窖相似復自念言此須以猛烈火燒之遂徧參儒釋書遇猛烈丈夫所著者卽與之親近焉親近之久覺信解稍利然用是窮高極遠遂致離根去實益甚矣此非猛烈丈夫之過縉不善親近之過也猛烈丈夫貴於提脫我相耳我相提脫儒曰无體无方

至善流行矣佛曰無相萬善普會矣近來見得此理於虛靜中時覺生意萌動此善根發現時也每被外緣打失細究其根實以入手蹉卻爲善去惡之功故有物以窒其中而善根不能發現也無我者善之根也有我者惡之根也後來以信解稍利窮高極遠略窺性體虛空而不知虛空之中萬善具足輒私之爲祕密藏徒起矜情轉增我相離根去實因之益甚此善根發現時每被打失之所自來也近來已得見此理但當從一念之善保攝擴充以庶乎有諸己耳追悔前失無益也復此云云者弟見後來學道者權實倒置每以爲善去惡爲第二義其弊也并欲打失善字不知爲儒者離卻爲善去惡之功妄意無極太極不過陰陽氣化而已其弊也且與

陰陽氣化相隔絕矣果能明善加以爲善去惡之功而後識陰陽氣化之卽無極太極也一吾固有之善也爲釋者離卻爲善去惡之功妄意如來藏不過根塵器界而已其弊也且與根塵器界相隔絕矣果能明善加以爲善去惡之功而後識根塵器界之卽如來藏也一吾固有之善也孔氏之明乎陰陽氣化者明乎陰陽氣化之一體也明其一體則知陰陽氣化之無我矣釋氏之明乎根塵器界者明乎根塵器界之一體也明其一體則知根塵器界之無我矣有我者惡之根也無我者善之根也知其一體爲善去惡之功自不能已矣然猶必以恭敬謙讓忍辱爲其基者則以善根之難保我相之難破矜情之難化故也爲善去惡之功若是其難也以第

二義視之且欲打去善字可乎又見吾儒輒以無善無惡之說闢佛而爲佛氏徒者末流之弊實有以取之其失大雄氏之指亦甚矣大雄氏之指明無我也明無我而修善也非明無善無惡也以無善無惡爲佛氏則入於斷滅相矣是固佛氏之所訶斥也縉拜白

與韓公復二

一切聖賢從寂中而來從寂中而去一切凡夫來處與聖賢絲毫不隔其異乎聖賢者來得去不得耳此爲窮理之要兄志乎聖賢者也勿以其語近釋氏而置之弟已侵尋老大兄年亦非壯盛尙不識把家做舍其可乎望兄將從上諸儒心理之辨暫放下究心於大易寂然不動之體濂谿先生以來

汪子文錄

卷六

十

相傳一脈實能識得此體反身而誠於此把家做舍儋何程朱方得基址牢固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程朱家當方得和盤託出前書所說在儒爲至聖關頭在釋爲大光明藏此書所說在儒爲至誠關頭在釋爲大寂滅海一車兩輪不可缺卻半邊然至聖達天歸於至誠大光明藏從大寂滅海中流出者也此書之旨更要於前書望兄珍重兄天性篤實過弟遠甚弟於此乃頗見得分明者以無心截斷二氏故也兄則截斷二氏太早程朱截斷二氏始不如是之早也

與彭允初

爲兄商量遊乎儒釋當以一味清涼爲心地法門平平坦坦學道讀書漸造古人真實佳處慎勿於安名立字處生意見

勿於承虛接響處做工夫永明金谿兩家婆心太切於和盤託出處不無鈍置卻人以是讀永明書者多落影響所知般若爲金谿之學者一轉而爲硬自主張不可不知也望兄先從事於壇經傳習錄達摩入東土傳至曹谿法徧沙界文中明道伊川三先生後育英才莫甚於王門來者觀於此可以興矣兄質性方板又慈弱此是天賦真實佳處後以欲速助長漸喜圓妙喜彊梁漸失本色去所長用所短竊以爲兄非智人也不嘗入佛寺乎三世佛方板慈弱卻得端端正正低眉坐在大殿中間一任羅漢誕散靈通只好坐在兩旁金剛努目且請站在山門而已望兄復還舊質切勿學俗人打乖去也更有商量者南昉先生之學未得光顯於世兄爲先生

會孫名爲有志於學乃不復尋先生之緒可乎先生於朱學宗仰願高於王學宗仰鄒羅及念臺石齋諸君子此極有功於兩家者弟於諸先生書俱未曾讀近得高子遺書一鈔節本觀之眞儒門眼目也以是類推知先生一派有自來矣先生不喜龍谿尤爲有大見識獨於心齋一派同類譏之後學卻不敢附會凡此先生未墜之緒未了之案兄不及身儻何則亦後而失其時矣得先生眞實遊乎儒之趣化其奉道家之迹是爲繼志述事之美者此最兄之所當從事也兄以入道因緣歸我弟則置之不答以兄實未向道故也何論入邪若於此書生歡喜心生信從心則向道切矣入道有望矣又爲學須先識病痛兄讀書學道全未得力者病痛安在曰科

第俗腸未盡也名場惡習未除也士大夫門戶之見未忘也
八識田中沾著此雜毒所讀何書所學何道邪吾於此痛攻
力闢亦既費許多辭說矣然未打穿後壁也今不妨索性打
穿去者覘祕訣要到手此科第俗腸也挂招牌做身分此名
場惡習也黨同伐異出奴入主此士大夫門戶之見也用之
於世俗已爲高識者所笑況用之於讀書學道邪更有少許
大公子病痛何也生薑樹上生由你說故也老兄閱至此必
不服必謂說得一彭允初不成材至此兄若作此見又竊以
兄非真實用功者也不見陽明終有官樣邪不見念菴下十
年苦功夫磨得去狀元兩字邪此是真實用功人所以不肯
自瞞不肯放過也兄若於此入微處瞞去放過去其向道也

汪子文錄

卷六

三

有興頭而已何關實地邪以上所說皆屬淨土正因以一味
清涼爲佛菩薩心地法門故也以孝爲入淨土第一正因以
科第名場門戶淨土中無安頓處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故也
勉之勉之珍重珍重

與彭允初二

遊乎儒釋公案頗難下語宗不成宗一句發藥多矣卽此已
成布露向下默而識之可耳隨念隨參參的卽是念的念的
卽是參的原無分別做工夫原無死法但要成片段耳反勸
了不可得正好一切放下念念彌陀莫管儒釋瓦上霜也

與彭允初三

讀晁居士傳勸懲文兩篇高唱數過諸佛諸天諸聖盡皆歡

喜地獄眾生一時乘著者道光明盡皆生天老兄功德大矣以後說法切不可昧了者段本因下筆時便是者段光明發現敢保老兄決定往生西方也弟嘗說爲學有千頭萬緒只歸到爲善去惡著述有千差萬別只歸到勸人爲善三教大聖人只是箇勸善大師三教大著述只是箇宣揚因果的好道情外此更沒一事也承老兄服弟見地好弟見地實好然尙多虛知虛見到此乃是弟真才實學今日和盤託出爲老兄往生之資望老兄信受也

與彭允初四

攜萬益大師文疾讀一過感徹肺腑所論嘔心嘔膽著著見將於淨土尤爲喫緊掃去念佛者誰及淨土唯心彌陀自性

汪子文錄 卷六 三

二句真大師子吼也此中多一轉摺添一注腳則不能念念圓明矣唯有讚歎不復加評老兄收拾禪門文字近來手眼漸親東土文字禪可以相屬矣勉之勉之

與彭允初五

點勘二錄知程朱爲後世慮至深遠知王門末流之弊知儒不可以二氏混二氏不可以儒判已具大人相漸喜不爲小知小見所縛敘文謹從刊削龍川公案非深於春秋者未易言也縉於春秋略見大意未盡其曲折孤負龍川半邊鼻多矣姑以禪語判之朱子截斷眾流句也龍川隨波逐流句也以春秋攝之春秋函蓋乾坤句也龍川力持漢唐乃是師子咬人全不以漢祖唐宗打之繞後之論龍川者只管在此打

之繞得毋韓盧逐塊乎介龍川於王朱陸王間非所以尊儒
統而明聖學所論甚是謹易內陳爲附陳內王陳爲內王附
陳上下篇次以文中子前乎朱陸故也然所論關涉甚大容
再酌之或於敘文中點明上下分篇以世次故何如勸語於
規矩準繩曰此句鬆了於程朱功臣曰由他老兄知過否此
輕心慢心也胸中蘊著一物故也蘊著何物曰一眞法界非
天非人何本何末是也借問已證得虛空否若未證得是爲
莽莽蕩蕩一物而已矣我會於此一則尤無忌憚可惡心齋
於師門之學不敢謂契之已盡至內陸王篇所引一段至精
至實本體工夫一時具足子思中庸之旨曹谿壇經之要重
重透盡最爲有功於師門乃以己之影響妄判儒先借問一

汪子文錄

卷六

西

切放下已得念息時洞照十方念起時了不可得否若猶未
也是爲將心無心一物而已矣又前此書來自謂覘諸病痛
了不可得借問生死心已爆破否若未爆破是爲合眼見暗
一物而已矣往時不欲眉毛厮結以兄硬自主張坐爲小知
小見所縛恐不易脫卻者臭布衫故耳說到影響處不妨將
幾就幾借築一片念佛堅牢基址近日硬自主張意思固不
會動著已喜小知小見漸轉作大人相遂爲老兄拈出此物
縉覺悟頗早至今尙未得殼手若只管影響去徒增輕心慢
心而已念之念之

與彭允初六

善念存時更思何善經所云我是文殊更無文殊也若更思

何善是有兩箇文殊矣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指善念存時言之也善念者卽本覺之謂覺本無體循照而動動極則迷轉爲妄覺牽引塵勞轆轤上下熟路難忘其最熟極其最難忘者好色好貨好名三大障也三障總證一味世情而已一味世情之根正覺迷爲妄覺而已三大障病根未拔且不知善念爲何物安得有存時邪卽曰存之安知所存者非妄覺邪若到善念存時境界三大障病根決定已拔去矣反覆看來卻是極緊極切的話頭老兄於此必能首肯也艮止坎流任運而已看兄來札微有動氣意此不可也來歲不無藉於一館爲我隨緣自佳天下事無論巨細總難期必也文字緣

容日與兄共之

汪子文錄

卷六

五

與彭允初七

良知本無知今卻要他有知來書所謂用覺照所謂才覺照便明白洞達此其證候也良知本無不知今卻疑他有所不知來書所謂不用覺照無下手處是也卽此是知見立知卽無明本也但要了心不要師心以老兄學道之勤便有得手處只是隨照而已非自覺境界也其病總在師心意未能破除而已將者箇胡孫奉在家堂上與天地君親一般頂禮何其鈍置邪吾今爲兄很很引石頭老祖語曰上不慕諸聖下不重己靈管教者六耳獼猴滿面羞慙連忙辭館去也是爲了心珍重珍重

與彭允初八

來札以無所用心爲正修行路無所用便是心便是無明根種怕風怕水住在閨閣裏嬌的的度日也得片時幽閒貞靜但見不得宋玉的影兒一見了便嫋嫋婷婷齊齊整整走出來也老宿有一則公案一切放下時還有罪過也無曰須彌山此最是要緊關頭也心要用要實實到沒用處將那一座須彌推倒那時候方是入頭處方是真實讀論語人也記取記取

與彭允初九

提起念珠時夾帶證入念頭便是偷心便是向外走念念如夢念念如幻欲於何處證入邪泥多佛大水長船高時節因緣鈍根脫落圓明空寂自然顯發不爾所謂念念圓明念念空寂只是一箇影子耳香山老人已矣誰與極談者箇書至此不覺爲法門太息念佛外甚相念伏惟爲道自愛提一串念珠在手骨律律赤條條念去者

與彭允初十

二六時中單提一念此爲諦當工夫莫管覺與不覺者裏才管他一管早兩念輪轉去也氣噓噓地殼手不殼手相應不相應新羅國裏去了也此是最要緊處經云莫吸冷風過日我兩人年老矣非復吸風時候珍重珍重

與彭允初十一

修西方要法不得彈指間起世間念玉林國師云死盡世間心便是祖師路此是格言至論然未能勘破起滅根原者儘

你發出世心只是世間念儘你坐斷有無只在有無窠窟中耳專提一念歸依淨土久久自能得力興化之所謂說得行不得者自當現前而非世俗之所謂說得行不得也

答魯絜非書

臺山過吳言足下於縉曰絜非處眾喧中能寂縉心悅焉近得古文并手書觀之寂中風雨欲至悅之意復動於中往時見棲靈山房制藝不獨慕足下文并嗜曹抑堂一敘澹曲有味意蓋處足下於喧寂間足下知己在是矣縉數入金陵必北而走了無所得然亦有得焉者半生閉戶漸成懵懂書生聊藉此役吟嘯江山稍洗昏酸耳近復有異歸經青山嘴口陰雲慘布波濤送響縉振厲殊甚暗不能出一語忽悟得

汪子文錄

卷六

七

世界無依身心是幻與之爲波靡而已欲於何處作絲毫頭主宰邪出坎到家鄉偶爲允初說之隨過王光祿光祿盛稱足下古文詞縉觀足下於古文嗜韓子之文於制藝嗜歸先生之文嗜之得其正者也韓子之文孤行於唐歸先生之文孤行於荒江寂寞之濱知之者蓋鮮自歐陽公艾東鄉提唱焉聲價漸喧喧縉恐喧之者之失其真也吾曹相賞於至寂其可乎光祿言縉於陸王之學有心得易言之矣然足下遂爲之汲汲有所求焉意甚盛縉不可以默爲足下誦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程朱有焉陸王之學本心歷歷良知昭昭亦當

於此證之足下其汲汲於是而已慎勿尋一片好光景負爲悟道不則努目張眉揜拳擦掌便認爲得大自在去縉於此陷溺深矣爲吾黨慮不敢不自足下之於臺山莫逆也臺山之於允初莫逆也臺山允初之於縉又莫逆也縉與臺山允初往復率胸臆而已以是與足下言亦率胸臆而已允初轉致古文三本尙未得盡意觀之允初北行矣俟歸時尙當共爲欣賞先此肅書報命不宣

與彭允初

半生精力盡於著述勒成一書輒蒙允初許爲數百年來傑出又蒙允初意太矜重欲我遲之又遲庶得字字圓成允初之心苦矣待我之厚愛我之深亦已甚矣然吾輒思有以廣

汪子文錄

卷六

六

允初也天下之學術亦多塗矣豈我一人判得盡我之究心於學術年近五十乃得有成亦豈以允初三十歲少年判得盡邪允初思之勿用心太苦我又天性不喜書家貧苦無餘錢備人書以是半生文字隨手散失者多束髮卽喜吟詩興到輒三反晝夜苦吟不休嘗憶吟得七古叢雜稿如束筍興罷卽棄去後得謁歸愚先生以詩爲羔雉略摻篇什乃於竈房盥廚中得七古一紙夢遊鴈蕩吟題黃山雲海障子是也已而館於外授徒暇發興寫詩稿寫四卷興盡休去攜至來安塗中失去苦無記性不能追憶幸王光祿遊吳刻苜岑集來索詩遂寫百餘首送去皆四卷中錄出者光祿所選者卽於寫本中割去割臄舉以見還今四卷中詩尙有存者獨賴

此耳我於雜文亦無錄本晤光祿談古文有妙解遂摻零稿得二十篇錄去光祿評點殊妙興發徧摻得四十篇許錄去評點輒妙遂存之後有雜文不復棄去矣在禹定家讀書時一意爲時文計得數百篇置一竹箱中將別去屬渠爲我好藏之歲月旣久片紙不存今所錄者幸家中尙存一本未定稿耳光祿一見大好之允初繼見亦大好之若無此本其何以得賞音於二君子邪半生洄漩於文字中片漚微沫現得暫住以光祿爲不請友光祿意廣故也允初知我不後光祿然意則矜重太過允初必欲聖賢我佛菩薩我必欲我著述與聖賢佛菩薩等用心則太苦也厚我愛我則已過甚也我不過因文見道者耳我著述亦已侈於郇楊董韓矣如是焉

汪子文錄

卷六

九

亦可以已矣允初勿矜重太過也我家貧東西南北不可知年近五十期艾不可知性又疏懶畏細書允初與我爲骨肉交其可有後時之悔邪三錄羸有成書臺山勘點絕出允初持論亦正然於準孟首篇則皆未得鄙意也首篇在判白義利關頭耳必義利關頭判白箇盡方不苟作第二篇乃講到利養次第方不差臺山允初於首篇中便要氣急殺人講大經濟卻不知已失卻是書頭腦然是書首篇亦病在判白義利未盡俟我鄙吝漸消義理漸悅積思下筆定得首篇餘亦大段不費力也二錄成之在後其體深嚴不欲復有增益以亂之於永康餘姚兩家所說頗多重重剝去剝之已盡者方入二錄於餘姚好名好色好利搜根斬斷之說嘗爲反覆推

明作文三篇爲王門末學狂呼痛喝其益大矣二錄中未之載也允初觀於此亦可知體之深嚴矣允初勘點此書亦已十得其六七獨於龍川爲未了輒復及之非欲爲龍川知己也允初勿以厚我愛我之過轉爲鈍置我也讀四十偈私記反覆數過殆無遺憾遊乎釋氏最先宗仰紫柏老人猶允初之宗仰金谿是書不妨與紫柏相視而笑寫出當與允初爲同參於曹谿下最喜岑大蟲二偈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人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說盡禪門千病萬痛當爲之提唱附於四十偈提唱成曲調時便當寫清此書也以上三書麤已結撰尙有讀

汪子文錄

卷六

三

易私記未成讀淨土三書私記全未屬稿此皆我願力所在可勿及時究竟乎以往精力當用之於此二書卽詩古今文亦當略爲整頓成集亦須分卻精力以允初厚我愛我之甚不爲我惜精力之有限可乎允初用心勿太苦也勿矜重太甚也先送到二錄望爲鈔存一本餘書容徐徐送鈔恐允初矜重太甚作此書以廣允初之意不以爲謬吾可以無憂矣書存允初處此書或有遺失是楚人失之楚人得之也允初氣誼甚篤往往用以爲嘲笑者傾倒之極也吾作此書吾之傾倒於允初也至矣嘗欲於三錄擬作一後敘敘師友知己之感師則歸愚先生也友則光祿公復臺山允初也於二錄後敘敘家世之感二錄後敘已成三錄後敘未成是書略有

其意偶筆及之來書見許覆札爲鍼鍼見血此知痛癢者也
念佛暇望將岑大蟲二偈反覆推究并渠二則公案熟看兩
天無事偶然欲言不覺縷縷書得意事寄得意友文亦頗得
意

示程在仁

程生在仁由海虞來蘇適子有來安之役遂從子遊焉子念
生少失恃無兄弟離其家尊從子遠遊也又念生有意於文
學欲被服於此也予之期望乎生者甚至其憂生也甚切念
欲告生必也終身可誦者乎予今以閱歷自得之言告生曰
被服文學必與年俱進吾無容驟以盡告生也至若人之所
以成人其流品之高下數言可決者在見己之過見人之過
汪子文錄

卷六

三

誇己之善服人之善而已但見己之過不見世人之過但服
人之善不知己有一毫之善者此上流也見己之過亦見世
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人之善因之取長去短人我互相爲
用者其次焉者也見己之過亦見世人之過知己之善亦知
人之善因之以長角短人我分疆者又其次焉者也但見世
人之過不見己之過但誇己之善不服人之善者此下流也
終身流品之高下其定於此吾嘗驗之於身驗之於人百不
失一生其終身誦之以副子望勿加子憂

汪子文錄卷七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記

冬青軒記

冬青軒中峯精舍舊名也今冬青萎絕久矣軒前有修竹千竿煙梢上矗黛色橫空雨聲風聲蕭蕭瑟瑟竹間嵐光變滅尤多遠態予從初夏來此坐嘯意甚得也而寺僧古愚念亭復喜與予語梵誦初輟輒過從談笑至夜分人靜月斜入戶竹影時搖此中意思忽忽造微吾與友人書曰入山來假館冬青軒半夏在嵐光竹籟中度日雜誦之餘時與一二閒道人淡話啜清茗數椀殊有佳趣也興到偶書此數行以遺好

汪子文錄

卷七

一

事者

中峯古梅記

予未入中峯時有客謂予曰偶遊支硎誤入僻徑窮得古寺寺中見老梅一本圓如車蓋蔭覆廣庭樹下坐一老僧須眉甚古飄然在圖畫間也吾友沙子斗初談支硎之勝輒及中峯以中峯宅幽勢阻其地可棲其僧可與語其梅樹可攀而玩也峯在支硎山之腰薜蘿窈窕門庭闐寂旣到寺與長老古愚一揖罷不暇出他語亟趨至古梅旁支藤坐良久古愚指樹謂予曰曩時四面皆圓今已缺一面矣予因忽憶客之所謂圓如車蓋者其卽此梅梅下老僧卽古愚也邪因述客語相與大笑已而予讀書冬青軒中軒在古梅東偏予輒

倚樹著書易篇書未竟而去

如雨軒記

予向中峯度夏日在竹木間聽蟬鳴古愚因說入秋夜蟲聲如雨比蟬鳴更勝予賞其語取以名其軒焉予雅喜與古愚語尤喜聽古愚語嘗月夜乘涼古愚對月良久忽說山間月至望日則極圓意若以山外月無極圓時也然亦見其老於山居絕不知有人世間者矣又嘗述少時曾往京師予問師往京師何事則述在靈隱結制打七二周末能作佛且向京師買賣耳其言往往類此予愛其有樸味爲記之

中峯聽泉記

中峯者支硎之僻地也予旣至支硎足力微乏少息范公祠

汪子文錄

卷七

二

前祠面方池池中荷葉已團團作翠蓋矣不華而香無風而有涼意少閒傍寒泉步入中峯寒泉從山上曲折而下予則從山下曲折而上上有蘿徑行至徑中蘿陰下有一僧迢迢而來卽而視之乃中峯僧也遂同予至寺內念亭曰雨餘泉發佳客復來此山中二勝緣也然非佳客莫能窮盡山泉之勝矣遂同予出寺外復依寒泉曲折下聽泉聲頗談及山中故事蒼雪大師詩云亂流落葉聲兼下聽徹寒扉不上關研味此詩如見此老枯坐蒲團嗒然喪我矣因言我兩人今時所證但得聽到耳未及聽徹也乃相顧微笑折而取徑支硎道上

聽雪閣聽泉記

千尺雪者肖泉之形而名之者也其地竹木茂密澗壑幽古泉向竹木森沈中注澗奔壑聲極激壯然以地之幽也多空妙音泉外奇石殊勝去泉百餘步好事者盡出其附石之土曲引泉流平而注之於石斷處輒架橋其上水鳴於下甚足樂也予昔遊於此每從菴門入卽其處邇道亦夷今從菴後入卽其處遙道頗險然而淙淙然入吾耳者今之泉猶昔之泉也夫使予齊邇遙之趣泯險夷之塗者其茲泉也邪予與念亭坐泉畔談水石之理殊清妙語多不及記記其大略如此

法螺菴聽泉記

予與念亭從千尺雪歸中峯經法螺菴徑口有僧席地鉏草

汪子文錄

卷七

三

見予兩人因招至菴中先至佛殿側爲菴主習靜處有屋兩間其中隙地止尺許然上有一線天下有一線泉天光泉聲兩相會也已而菴主導予至佛殿後則天光四照泉聲四發地多石坡泉之所至無梗者一往奔快而已坡高下相因泉亦從之至高下分流處有詭狀焉有殊響焉斯亦山泉之佳者矣予於童年一至菴中於時聞見未啓無從觀山水之竅也讀書中峯時再至稍識其趣輒舉柳子厚奧如曠如語相品目今則一望曠如矣牆外山色多蒼荒牆內樓閣極峻有切雲勢閣前高梧數本出其上於夕陽欲下時景益奇遊其間者倚山則不見山也然而泉之全勢面焉倚泉則不見泉也然而山之全勢面焉聳身於杳冥之處山泉之全勢畢面

矣予與念亭初出中峯至千尺雪喜談山水間名理至此意益遠言益希遂歸宿中峯山房念亭曰吾見老於山水者輒詢其所得僅形勢而已先生終歲閉戶偶經山水間輒能盡其理趣若此吾不能測先生之所至矣予殊媿其言亦喜賞音之有在也故繫其言於記之末

遊白雲泉山房記

予與念亭至白雲泉山房泉畔有老僧貌甚淡予拂石而坐聽泉聲老僧獨與念亭語絕無一語及予已而同念亭登兼山閣清眺移時老僧向閣下挹泉烹茶迨予下閣茶已熟矣爲啜數酸而別是日偶得句云清泉鳴永日古木倚閒身子甚樂其地然每與客言莫有會者獨沙子斗初與予同趣出汪子文錄

卷七

四

其詩示予云檐楹逼青嶂窈窕嵐光虛乳竇時一滴階下流成渠其所得多矣予嘗與念亭評沙子舉山谷道人贈彥深詩云李髯作人有佳趣李髯作詩有佳句今當以此目沙髯矣沙子嘗目予云得一佳書一句一字盡其理得一佳境一泉一石盡其趣得一佳士一動一定盡其蘊子以其旨深遠非予下土所敢當今作此記乃彷彿有此風味并書之慚媿慚媿

觀秧記

癸未歲五月下旬雨連日乍休於時新秧勻野望其遠近分畦之勢曲者依林直者沿岸夷者際天迴者緣山嫵綠淡碧尖鍼平掬風交其上水滋其下予之樂觀乎此也從麻鋪橋

折而南上官道忽行忽止不自知其路之遙也然而忽至支
硯矣既至輒憶己卯歲五月中旬予來中峯度夏泊舟水閣
頭是日天微雨於雨色冥濛中極目郊原了無人影獨眺久
之始見一童子何蓑驅牛而至向秧田而立予欲記之而未
有會也今并書之以遺吾黨同予之觀者

山水之曲記

虎邱千人石之北有石壁層削而下池水卽焉壁間橫勒山
水之曲四字峭而不怒水渟泓予至山水絕勝處每有超然
之意至此但覺淵然而已池中石尤靜篤有裂文乃如庖丁
解牛一循天理予少時卽解其妙自有知識後熟遊其地者
二十餘年矣口不能言今歲與李子禹定同遊因爲指點予
汪子文錄 卷七 五
得意處禹定目石壁曰是可謂不識不知順地之則矣予撫
掌曰解因指池中石謂禹定曰此予二十餘年欲名其妙而
不能者也遂相與作數轉語終得其似不能得其真已而予
忽道得曰石中顏子也遂偕李子至千頃雲遠眺久之復至
講臺禹定坐其上默臨劒池者復久之謂予曰遠處不如深
處予曉之曰此予所云超然淵然之異也記之

讀老堂記

予少讀老氏書輒以有爲法求之其可謂之讀老者與近得
淨土書讀之睭睭如也忽於老氏書有所會蓋老氏者東土
之無量壽也孔子嘗稱之猶釋迦氏之讚無量壽也清淨無
爲自然之化唯孔釋能知之能稱讚之耳世皆以有爲法求

之老云乎哉淨土云乎哉寒山子詩曰欲得安身處寒山可
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喃喃讀黃老十
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是真能讀老者與遂竊取其意名吾
堂曰讀老

君子館記

予讀書半世矣猶未能讀論語也學道半世矣猶未知從論
語學道也嘻予尙得爲讀書者邪尙得爲學道者邪論語之
要在分別君子小人之界其辨之也數矣尤要者曰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曰君子上達
小人下達嘻予之讀書學道也將以喻於義邪利邪求諸己
邪人邪將以上達邪下達邪君子小人之界其可不辨之早

汪子文錄

卷七

六

邪然予至是辨之抑已晚矣嘻予尙得爲讀書者邪學道者
邪予嘗授徒外大父家未有記也因記其館曰君子館予讀
佛書每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爲入佛要書世之學佛者多
略之何邪嘻其利之之見未忘邪不然何其舍近而務遠也
予病學儒者之多求諸人也學佛者之多喻於利也遊乎儒
佛而上達者之卒寥寥也恆思告人曰孔釋其又多乎哉吾
孔氏東土之大君子而已矣釋迦氏西土之大君子而已矣
如是焉而已矣志乎此者其勿以小人而學大君子之道則
庶幾矣予讀書半世矣學道半世矣至今而有樂乎君子也
記之

季晉在日予嘗與之讀書於家題讀書處曰言秋館近授徒南城館曰響秋庭前離立寒石數塊樹無一焉客有過予者曰可略種桐蕉待秋作響予應之曰枯脫盡矣客意予有身世之感也愴然而去予於此有身世之感矣抑不獨有身世之感也佛經曰愛河乾枯使汝解脫又曰人以愛欲交錯心中濁興故不見道當捨愛欲愛欲垢盡道可見矣予之所謂枯脫盡者此也客去書之爲枯脫齋記

雙芝記

枯脫齋前有老樹一本以其枯也斷而去之然根則存焉出地五寸許予之授徒於是也於初夏見樹坳忽倮倮然隆起如白壤形長圓類蛇卵予惡其形命童子劬而去之既去復

汪子文錄

卷七

七

生形益大予又命童子去之已而偶步苔邊見苔邊有狀若芝者棄焉蓋卽所去之類夫蛇卵者也予心悔因拾取問客曰是則爲菌乎爲芝乎客亦不辨其爲菌爲芝也予心益悔曰向勿劬而去之及其有成安知其不爲芝乎方悔於心顧視樹坳間復倮倮然隆起遂戒童子勿劬越旬一榦雙出芝形成矣其紋如雲予心甚喜喜其果爲芝也然予於此有愧焉木族之有芝也猶羽族之有鳳毛族之有麟焉爾其初生也鳳雛也麟兒也予則蛇卵之其無愧於麟鳳也邪是芝也去而復生生而益奇惡者自惡生者自生惡者私而生者公也悔者自悔生者自生悔者小而生者大也喜者自喜生者自生喜者人而生者天也是芝之生爲公爲大爲天予則私

也小也人也私無愧於公乎哉小無愧於大乎哉人無愧於天乎哉予愧是芝其有已乎雖然以予頌芝之德則至矣有能通是說於天下而佐化於無涯者乎雖以幾三代之治不難矣遂記之

清寂舍記

予之未授徒於外也嘗獨往中峯山多修竹煙梢風葉出檐搖楹予把卷於下甚樂也已而授徒於市去竹日遠矣然市中有一種盆荷者入夏則碧香透水綠籟滿庭予晨起徘徊愛荷憶竹輒哦曰終日閒雲依竹靜有時一雨入荷涼已而謝去授徒城南碧香綠籟復不可得矣予性寒勁自比冰中凍石半世閉戶意中獨有寂滅海清涼界苦未身證耳性不耐汪子文錄

卷七

八

飢遂爲童子師竹荷勝緣且不可得其能泛寂滅海遊清涼界邪初夏晝長時研味論語數則一則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一則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則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研味數過如泛寂滅海如遊清涼界因題課徒之處曰清寂舍并續舊句成詩一絕曰終日閒雲依竹靜有時一雨入荷涼手翻論語閒消夏清寂齋中風味長

復冷齋記

予天性剛冷清寂舍記中所謂比於冰中凍石者是也後以報答孔佛君親一念耿著於中剛日以進冷日以退近乃覺

其非也冷闕未透剛斯折矣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孔顏家風也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世尊模範也一語不投折葦渡江少林九年終日面壁初祖標格也何孔顏佛祖之冷哉予自是將日進於冷冷者予之性也題所居之齋曰復冷復冷者復性也性復剛乃得全耳矣

二耕草堂記

二耕草堂者明許中書故址所謂梅華墅者也今爲我家別業地在甫里慕甫里陸先生之風以二耕名其堂焉季晉會居其地數月歸告我曰地與海藏寺相連得我兩人讀書其中伊唔聲與鐘磬聲相應乃大佳也予愛其言有味每欲踐

汪子文錄

卷七

九

其約而季晉亡矣季晉在日子足跡偶及而已未能賞其趣也至是畱數日樂之爲作詩狀其景物焉子家住楓橋山水之勝舉足卽是偶向李四禹定誇之禹定亦向予誇圓妙觀中看歸鴉之勝予笑而薄之禹定於薄暮時固要予至觀中見枯樹檜天橫雲遠帶點點歸鴉度反照而下須臾滿樹顛矣予乃識禹定會心處於時季晉尙在也偶舉示之季晉曰吾在二耕堂已飽觀此景矣今至其地良然予又嘗與季晉言耕讀之樂茫茫浮世惟此二事佳又言我輩所以不如古人能讀不能耕耳季晉曰耕似差劣似不足學也予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耕卽是學耳且舜亦耕於歷山矣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安知其不在耕邪季晉曰我

輩文士耳安能遽及於此已而與季晉出遊田間當菜華盛開時子指向季晉曰似此大文章我輩閣筆矣及觀插秧見野人隨手插去不失尺寸復指向季晉曰文入妙來安能爾邪季晉因歎曰旨哉阿兄之言耕也卽耕卽學吾固未敢爲兄保任然與天隨輩相頡頏殆可無愧色其名二耕堂也宜哉爲作記以道之

知魚軒記

子館於桃華塢張氏頗有園池之勝池中蓄朱魚數百頭子授徒暇輒徘徊池上因取莊子秋水篇語名是軒焉子與朱魚相樂日久盡識其浮沈之性其沈也疾其浮也徐其載沈載浮也不疾不徐觀者當意思安閒時卽來近人躁心稍萌

汪子文錄

卷七

十

卽遠去矣燕子曰儵魚從容出遊是魚樂也吾以爲魚之樂莊子之樂也魚之從容莊子之從容也園中樹木尤盛鳥聲不絕獨顏之曰知魚者因池上而名之也於時數數往還坐軒中作主客者爲彭子允初相與窮竟斯道不減惠莊之辯也子嘗告彭子曰吾此生但作佛事以蕩滌胸中邪穢儻得欲關少破來生便當轉入儒門以上報孔顏深恩耳彭子笑應曰吾意儒有君子小人佛亦富有君子小人君不妨作佛事但願君爲君子佛勿爲小人佛耳子應之曰吾嘗病學佛者口口談空心心行有其不爲小人佛者少矣而子亦身蹈其弊君今爲子辨晰若此樂何如也彭子旣樂與子言復病子多言嘗作札示子曰雨連日不休城居宛在空谷想見足

下課徒餘沈酣莊子書得意忘言時也彭子之意蓋欲進子以忘言者然則卮言日出者非邪曰斯忘言之言而未嘗言者也世未有知之者知魚之樂斯知之矣

重遊開元瑞光記

開元寺與瑞光相接中隔一水一水中分兩寺從開元寺望瑞光古塔鸞出竹木數匝繞其下往者愛廬居士與數客席地於此目之所謀一味清冷而已有客善言清冷之趣因述興之所寄意思蕭然胸中似悲非悲似喜非喜老杜云荒山甚無趣吾轉覺荒之有趣每遇荒山荒水荒林荒寺往往於此中得真意客可謂善遊者哉今以冬至盤谿率意而行至開元寺忽憶往時客語因口哦曰莫言此地無佳景自是

汪子文錄

卷七

七

遊人不上來循谿行一折上官道走數十武瑞光寺在前矣同時有客善作破除語或舉無梁殿爲奇客則曰以空中結構爲奇邪聞於無殿處起殿矣未聞於有殿處起殿也殿殿皆從空中結構何獨於無梁殿而奇之或贊浮來石佛客則曰贊佛邪贊石邪如贊佛能浮浮亦是佛沈亦是佛何獨於浮而贊之如贊石能浮是仍見石而不見佛也或有述四瑞者客則曰塔放光一瑞矣雖然不如光中見塔而於塔中見光此顛倒見耳何瑞焉法鼓自鳴一瑞矣擊而鳴此鼓法也不擊自鳴非法甚矣乃以非法爲瑞哉白龜聽經一瑞矣人聽經不以爲瑞龜聽經轉以爲瑞人時時聽經不以爲瑞龜一時聽經轉以爲瑞哉紫竹合歡一瑞矣竹本無離何合之

有竹本無愁何歡之有此皆不足以名瑞同時聽者俱大笑以客之善諧也不知其爲究竟語也偶憶前客語遂并記之或問愛廬居士曰蕭條高寄前客其味道者與應之曰喧寂是一種境趨喧避寂趨寂避喧是一種法去道尙遠其唯在喧無喧在寂無寂乎其道人乎問曰似悲非悲似喜非喜情邪性邪應之曰此情動而未流耳非性也悲中無悲喜中無喜斯則性也矣然則并此須破除邪應之曰有對斯有景有欲斯有趣獨無對也聖無欲也此非有意破除自然都無耳記取末後語吐卻胸中所蘊免入陰界不然且無論一邱一壑深山大澤中誤人處且復不少耳

秋陽閣記

汪子文錄

卷七

三

彭子允初篤志於學聞而能行多踐履之功其功主於翕聚久矣今則有意於流行之妙也彭子所爲流行其能動而無動邪其或猶未忘夫動靜之見邪子不得而知之也彭子習靜園中扁其所居之閣曰秋陽屬予爲之記予方牽於私累坐是德之不進何能發揮秋陽之義哉允初既有意乎流行之妙嘗爲予闡明龍谿王先生之學子頗摘先生語病以復允初先生曰一念靈明無內外無方所子則摘其一念靈明四字曰已有方所予之爲此言者恐如禪家所謂知見立知也子安知允初之有得於先生者不已契悟陽明子所謂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者邪乃輒疑其知見立知也邪允初果已契悟所謂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則

所謂秋陽者當自得之又何待子之發揮也邪允初屬子作記時歲在丁亥十二月也歲行盡矣予方點注周易每讀孔子贊乾元曰大明終始作而歎曰終而復始始而復終一大明之運行而已其所謂秋陽也邪以是質之允初允初必有以發予矣是爲記

二林居記

大雄先生言之而慎者後人肆言之其可與曰不可也伊川晦菴兩先生言之而慎者後人肆言之其可與曰不可也肆言之則狂藥而已矣予少服之迷而不復於儒爲鷲鳥之搏擊而非鳳皇之翔於千仞也於釋爲醉象之失鈎而非金毛師子之擺脫纒鎖而去也予之病是久矣友人彭氏允初脩

汪子文錄

卷七

三

然清士也少承家學慕梁谿東林之風頃修出世法復慕廬山東林之風因題其居曰二林子過而美之美其清風灑然可以坐進乎斯道也予之病狂也入山忽聞梵吹沈沈涼徹肺腑狂病爲之一息焉偶檢僻胡語錄若聞金石絲竹之迭奏狂病爲之再息焉予由是知大雄伊川晦菴三先生之言皆梵吹之音金石絲竹之響也能息人狂病者也今過二林居聞彭氏朝梵吹而夕金石絲竹何其清也狂心不將歇絕無餘矣乎嗚呼此鳳皇之所爲翔於千仞金毛師子之所爲擺脫纒鎖而去也

家祠方竹記

歲初展謁家祠見方竹一枝在諸竿中獨穿牆從石罅中出

季晉賞之爲作賦極工是歲季晉遽以病死子於歲盡重來見此一竿抽枝擢節已高出牆上回思季晉不可復見所作賦亦已遺失不可復讀也悲吒者久之他竹之高才及半牆而此竿不啻過之諸兄弟頗以爲怪予意此竹能穿牆透石而出其力量有過諸竿者高豈足怪哉且諸竿叢生一竿獨出獨出不如叢生之樂也而無奈一牆隔之也於是挺其幹出牆上乃得與諸竿相見烏呼竹之與竹隔一牆耳此不相見而終相見者也半生兄弟幽明異路此不相見而終於不相見者也予之不如此君也多矣

可言齋記

記爲辭子家三作予與辭子交家允堅爲之紹也允堅稱其

汪子文錄

卷七

十四

能讀書喜談名理性善憶耳受目受無不歷歷而耳受尤圓朋好間有搖筆飛文隨手唐捐者一經君耳往往能舉其辭予天下之善忘人也因是怪君矣無何予在允堅坐上脫帽解衣縱談君忽排戶入落落自異不交一語散去閱數年復遇君於塗始交語述前此相見光景歷落可笑始與君往還兩人相對輒作數十百豪快語有時撫掌有時掉頭神情猶在離合間也後此交語漸深予輒告君曰吾欲闕未破此生不能成正果矣君言但辨肯心未有不成正果者只患自生退屈耳且言耳目爲一身之門戶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所以成聖之清也予恂然受之自是欲與辭子微言矣辭子所居百年老屋也在古巷中予過之每徘徊不能去因

扁其齋曰可言允堅與子同學子目爲吳中俊人及其亡也可與言者益少矣允堅與辯子居相近往來尤數子時遇於辯子坐閒云

木受軒記

木受繩則直郇子勸學篇中語也取以名軒勸學也我家諸父能學者不下四五人卒不能奮於科第用是後起者寡然不學則已學必戾甚矣從兄弟之能學者大兄庭玉未受室卒三兄德光受室無子卒諸父相與太息曰我家讀書種子絕矣予時在旁聞之未嘗不痛其言之悲也嘻讀書種子其果絕邪軒爲五伯父讀書處予始受句讀時恆喜倚壁竊聽其吟唔聲庸詎知予復讀書其地也予弟季晉與予少同學汪子文錄

卷七

五

長同嗜文墨而季晉成就獨早下筆爲徐庾家言不受迦陵菌次諸前輩束縛予竊心喜之意以讀書種子或在是孰意學有成而遽卒也季晉之卒也遺一子未幾亦遂天死何天之戾我家之甚哉雖然郇子有言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勸學之指盡於斯矣以死生而貳者不知學者也予旣扁其軒復繫之以記蓋欲使來者毋忘讀書也

石丈軒記

軒之前楹循牆而西北折得石屹立面多孔如蠶窠背紋竹葉紛披蓋川石也先大父遣人賈於四方所致奇物甚夥然而莫佳於是石矣石旁有大紅梅一本高出牆上經春著華甚繁明豔照人縉爲兒時嘗俟結子後與兄弟輩共持竿打

落梅子聞先大父履聲相與棄竿而走嘻今其可得邪自先大父歿梅樹亦萎死矣而是石巍然獨存呼以石丈爲作記

石丈軒前石榴記

石丈旁植石榴一本枝葉極茂密至深秋飄落候尤黃明可愛輒與季晉徘徊其下今日對之獨賞無復同趣者矣悲夫我兩人性不喜翦除草木聽其自榮自悴轉歎叢生亂萎咫尺間有蒼莽之趣偶記石榴并舉胸趣

遊支硎寒山記

予與家三禹定允初送周鹿原先生入支硎山夜宿中峯寺允初與禹定談文星閣放生事謀所以善其後者惻惻也家三歎曰嗜食眾生肉者只爲一點味塵空不得耳一點味塵

汪子文錄

卷七

六

禍纏萬劫允初曰然則尙可不長齋乎明日從中峯折而西行石徑中家三與予脚著鞞遇石坡輒艱於行家三戲吟五字曰山靈不受鞞至林壑佳處偶憩息僮僕輒登山投石爲戲子欲訶止之家三戲吟五字曰深山不管僮且曰彼自樂其樂耳於時深冬初霽殘雪點徑家三指向予曰數點殘雪皆有天然之趣予因指一峯戲吟七字曰峯頭數點天然雪行至千尺雪聽泉良久家三曰吾頃聽泉時冷到足心矣因與念亭說染淨法子曰但了聽泉心耳於何處著此染淨因戲吟十字曰聲聲不相到了得聽泉心行至法螺家三足倦因踞石吟東坡詩曰足力倦時山更好莫將有量趁無窮禹定爲點頭者再於時僮僕輩率意而行不知所往已而

歸塗相值念亭目笑戲吟五字曰別有林泉趣允初曰共有林泉趣予曰將林泉趣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看他是同是別家三大笑曰一棒打殺林泉貴圖同別太平是日周先生不出中峯無聞無見無所說旣還家偶憶其事援筆記之

支硎中峯藏經記

乾隆三十一年孟春之月李大夏涓吉戒賓致齋焚香敬奉藏經一部於中峯供養已於事而屬縉爲之記縉告之曰縉儒名而聞佛之一字矣未能以身從事焉者也子何記之辱大夏曰是則然矣大夏之請以子於中峯緣熟故也縉曰是則然矣縉之緣熟喜方外交故也中峯講院也縉於講學原流概未有聞子何記之辱大夏曰是則然矣大夏再請子再

汪子文錄

卷七

七

辭子其昧因果與縉悚然曰命之矣退而默思所以報大夏者妄談般若可乎是謗也不可張大中峯門庭可乎縉未足爲中峯重也不可盛言捨經功德可乎非大夏志也不可其惟述得聞佛之一字之善因乎縉旣名爲儒因念爲儒者多闕佛亦嘗欲闕佛以全其名念初動忽見兩瞽者挾星學遊於道時方盛夏瞽者具衣冠挾卜器行赤日中四體雨汗苦其形亦旣甚矣復想其中心皇皇恐命卜之無人也又想其家之飢而待哺者不知若而人也吾儒之道廢疾者有養爲此也由佛之道開眼見明閉眼見暗明暗有異見精無失瞽者但能聞法入理當下安隱又思瞽者之苦人道之苦也眾生之苦有什伯千萬於此者一念回光苦因自息凡此眾生

一皆吾佛慈悲之所護也。縉乃欲全一人之名，使眾生溺於苦海，誠何心哉！於是感而有覺，不忍闕佛然名心深錮，惡見時作及其作也。適遊郊外，見有驅羣豕而縛之甚急者，豕啼亦甚急。縉因念羣豕同我含靈，徒以一念之迷迷，又續迷墮爲醜畜，不免刀碓之慘然。其好生惡死之心，無以異人也。吾儒之道，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爲此也由佛之道，戒殺放生，廣放生亦可免其刀碓之苦矣。殺業除生理，鬯災沴可息，兵戈可寢，吾佛真大慈，吾佛真大悲，遂大感覺誓不闕佛。縉幸生人道，生人道而五官不缺，遂不念眾生苦慘，作大妄語闕佛。繼自今三界中有一眾生苦患慘殺，皆自我一念闕佛使之。我當世世生生償此業報，以之爲誓，不

汪子文錄

卷七

六

敢闕佛此縉所由得聞佛之一字而不敢自昧者也。敬書此二事爲記。稽首十方見者聞者無不感而有覺，且大有感覺以此感覺之心講是真講，以此感覺之心捨是真捨，此爲般若。此爲門庭，蓋以佛爲出苦導師，佛所說經爲出苦津梁，眾生感覺之心爲出苦正因，故也。奉經而往與執事者汪縉薛起鳳彭紹升

遊江上諸山記

己卯歲七月水行至京口，捨舟從陸宿一僻寺，晨起飯寺中，尋至北固山，遠眺徘徊久之，行且去矣。適有數鷹搏空而前，對之興發，遂露頂跣足，仰臥山之絕頂，目之所至與鷹上下，一一送入蒼煙中，起視江色，夕陽千頃，面江城郭在煙光明。

滅間望之如萬竈焉歸宿寺中質明而行至句容飯中野雨大作少止復行至下蜀街雨又大作卽街上人家宿焉質明至龍潭有告予以華山者飯已而行於時宿雨洗空霽色千里水從四山驟下分注東西騰灘聲遠近相應行至一灘有老僧坐樹腹中聽灘聲予卽樹旁選一石與此僧對坐共聽灘聲久之乃去行至華山道上多高杉怪樹環道峯連壑斷夾一徑而上至慧居寺寺僧以日將夕欲援予而止然予奇愛暮遊遂行於時日已西傾沈沈下絕壁矣回顧華山虧蔽處天容盡缺震駁山黝一息萬變餘光回照四野蒼蒼荒荒平林遠峯參差廬舍乍隱乍現歸宿龍潭夜中矣質明步入棲霞棲霞之勝蓋在松石矣寒翠蒼綠深青淺碧偃崖挺澗

汪子文錄

卷七

九

升林隆壑不可名狀號九柯松者歲月尤古久坐其下視過頂雲日宛若清霜白月也有幽居菴者菴有方池入其門見雲氣從千尺松梢垂空而下挂於池邊盡成飛瀑卽而視之乃石壁也予一日數至其地是遊寓般若臺居四日乃行步至金陵入太平門也

樸廬記

王先生存素與予爲忘年交有年矣初不覺其可喜久之益有意乎其爲人也予與先生相處每聆其發言皆平易近人不談市朝不矜藝文不涉穢褻昔人所謂對君忽自得浮念不煩遣者予於先生見之先生聞根半息少機事嗜飲酒胸膈間佳處時時發於詩畫以是賢士大夫皆愛慕之而尤與

吾師歸愚先生相善吾師嘗作八分書顏其所居之室曰樸廬且題其後曰王先生古貌古心了無文飾今人中鮮此人也以樸顏其廬應許我爲知人如王先生者非吾師惡能知之哉先生於春秋佳日每出家醞佐以隻雞呼予痛飲予恆醉臥其榻先生當酒酣時輒指樸廬而言曰盍爲我賦詩予未有以應也已而於初夏薄暮訪先生愛竹木間涼意坐夏久先生復爲予指牆以外微茫煙樹且曰此中有真意予欣然曰請爲先生賦詩率筆題絕句三首末云清景也須消愛得樸廬指點愛廬看先生大喜因曰盍爲我并作記予請曰以緝意記之乎抑先生欲有云也先生遂告予曰吾於少壯日亦有志功名自分緣薄終不可得中年以往遂棄去不入場屋嘗以文字受知崑圃黃先生以畫受知東山董先生兩先生屢折簡招致京師謝不一往吾妻賢而才其卒也吾年方壯耳然不忍繼娶閱數年僅以一老瘡女伴晨夕又自憾不能祿養先人因是不欲煩兒子輩負米脫身在外作畫易酒錢耳若此者可以記乎淡而沈質而妙斯其爲樸廬之言與記之

寒栖書屋記

寒栖書屋者予友陸子佩鳴學書處也予天性不解書然喜言書陸子實工書往往喜共予言書弁喜聽予言詩蓋詩法之與書法其體殊其韻合予與陸子尤同趣李太白詩云右軍本清真知其解矣予嘗與陸子言詩曰北地信陽常熟太

倉代興迭霸名喧宇內正不如陶淵明既醉之後輒題數句
自娛章蘇州焚香掃地而坐轉覺意思深長也元次山劉挺
卿流傳篇什甚寡不妨與李杜王孟風流掩映門外漢把筆
輒攢眉學田舍翁堆金積穀以多爲能事不亦大無謂乎蘇
長公兩法兼工者也其論書云世俗筆苦驕又云守駿莫如
駝苦驕而守駝真魏晉門庭中語便堪爲我輩祖師然獨怪
昌黎詩有云右軍俗書趁姿媚以右軍之清真且目爲俗書
而袞袞俗手方詡其墨豬爲龍跳虎臥則吾與陸子惡能知
之哉且陸子之得以全其清真也有自矣陸子先處士君靜
者也每戒其子勿從熱客遊有過陸子者輒從壁後聽客語
至子則曰佳士也聽其言如泉石相激喧之甚寂之甚因手
汪子文錄

卷七

三

淨茶鑊烹茶待子子固非熱客子自號一曰雪舟一曰冰田
子一曰四白居士此予之與陸氏父子同其趣與陸子旣以
寒栖名其處復以自號予爲是記發其趣寒栖試作小楷一
本好藏之不遇吞冰嚼雪人勿出也

汪子文錄卷八

吳汪縉大神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記二

流水禪居記

孔曰生生佛曰無生無生生生無生子嘗作此偈示遊於儒佛者頗能得孔佛之指佛氏不云乎世界無盡願輪亦無盡非切護生之念者其能證無生之指與世乃有以破相希無生者失之遠矣孔氏不云乎神無方而易無體非了無生之念者其能得生生之指與世乃有以著相爲生生者失之愈遠矣吾黨中有遊乎儒佛而護生念切者其彭君允初乎爲允初善友能以護生爲念者王君願亭也彭氏故有放

汪子文錄

卷八

一

生會聚於葑婁間曰文星閣者爲吳中士民結善緣至允初而益善其事遂謀於王君及吳君敦吉等用銀若干兩於木杏橋之南得園地若干畝內有池若干畝闢而廣之浚而深之外則高其繚垣若干尺爲菴以僧守之共計用銀千餘兩爲放生池名其地曰流水禪居蓋取金光明經所說流水長者子之事而名之也長者子以佛力故得度眾魚爲諸天其指微矣然不可不究其因夫眾魚之與諸天相去遠矣眾魚一念而善可轉而爲諸天矣安知諸天一念而不善不轉而爲眾魚乎諸天而爲眾魚也眾魚而爲諸天也流轉於生死之中而莫測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也諸佛了之現隨類身化度一切在天不增在魚不減世界無盡願輪亦無盡也諸

君子之因善矣然非徒善一己而已見者聞者有油然而動護生之念者乎是種千萬劫之聖因也或冥然置若罔聞甚則疑且謗焉是種千萬劫之生死因也蓋善莫大於護生反是則不善莫大焉由護生而證無生無生生生生無生孔佛之指一以貫之矣此二君子之意也予與彭君談孔佛之指詳矣王君以允初識予嘗過予言學道不可著相亦不可破相予應之曰非有相不可得而著也本無相可得而著也非獨諸佛諸祖無相可著也卽眾生念念不停畱實亦了無相可著也非有相不可得而破也本無相可得而破也非獨眾生無相可破也卽盡三世諸佛一時頓現極盡神通破毛頭許相實亦無毛頭許相可得而破也雖然是理也見之了爲難證之密密則尤難唯護生念切者從此一念了從此一念證又何難哉二君子證之因於是乎在予喜其善因之真也彭君屬予記爲記之

飼龜軒記

沙子斗初舊宅在古巷中宅中無扁額因屬予題一佳名予未有以應也已而遷他巷中所居有堂堂側有屋數椽沙子讀書其地復屬予題額予亦未有以應也後偶放舟葑谿與沙子同載談次因及堂側老屋已名之名以飼龜君當爲我作記娓娓說飼龜端緒弁博引龜典旁舉龜語一一入妙予笑應之曰吾作記不難第記成當呼君爲飼龜先生耳相與大笑而別於是取東坡先生龜冠頌以復沙子頌曰智能周

物不周身往人鑽七十二龜屬智智貴善藏用之不已往
往自賊餉者養也養有藏之意焉沙子始將善藏其智乎是
可名其軒矣記之者四白居士汪縉也

撞菴先生記

先生吳下書生也先世爲賈父早卒奉母命讀書幼奇鈍對
書則悄然終日默自計曰是書作何等語終日對之作何究
竟遂大笑聞旁人呶唔聲輒嗤之曰作此鴉鳴叫塾師怒之
時予捶楚焉先生爲塾師桎梏者十餘年吳俗旣婚必出塾
逮先生婚而桎梏乃脫然矣郊居喜閒步舉足在田舉目在
山先生樂之有弟才人也挾之遊如是閒步者又十餘年已
而弟卒母又卒先生益蕭然閒步之日少矣家漸落遂授徒

汪子文錄

卷八

三

於外歎曰吾其爲鴉鴨長乎當先生閒步時晚而歸逢書卽
讀讀竟卽棄去燈下爲詩古文詞率意而已旣授徒於外先
生曰吾所爲止是邪遂發憤一意讀東西大聖人書久之忽
自咤曰吾其聞韶矣乎不圖讀書之樂之至於斯也遂以著
述自任先生於聖人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易老七佛偈少有
志於經濟已而知其才之不逮也已之三錄先生少作也先
生率意爲詩古文詞人多善之者先生弗善也善之者曰先
生其今之陳子昂李白乎吾見其詩矣若鸞鳳之翱翔於碧
落先生曰吾不能爲周召尹吉甫又不能爲寒山拾得不亦
惡乎善之者曰先生爲文其宋之洪覺範明之歸有光乎何
其澹而味長也先生曰澹如論語其味乃得具足吾而爲洪

覺範歸有光吾而不爲洪覺範歸有光相去何遠哉先生之誕如此世未有知其趣者百世後有休休子聞其風而悅之曰先生學無牆壁行無轍迹世無以指先生有智人指之曰曠古不傳之妙庶幾在是先生宥然無有也先生自言其趣不過曰吾其爲撞而已矣遂以撞菴自號先生嗜閒愛獨寡交遊偶逢佳士時往來於心然以迹求之若相避然矣同時有勇於儒釋者三人一在山之左一在江之右一在鄉里中先生頗稱之然亦哂之曰南贍部洲春氣大動生下三箇熟蟲撞菴之風抑何孤峻哉予聞其風因自號休休子休休子之遊乎儒也曰坦蕩蕩遊乎釋曰冷湫湫遊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湫湫嘗自言其趣曰孤單身世閒寂門庭空疏學問枯

汪子文錄

卷八

四

硬文章其真撞菴先生之儔乎

撞菴先生後記

邈乎遼哉撞菴之風乎予智不足以知先生嘗以休休子餘論推之意先生能入自性三昧者與得自心變化者與何先生之妙乎心性也然嗜欲之芽亦以妙而滋焉先生嘗歎曰吾其不及遊於程門王門乎蓋河汾以後育英才之盛莫過於明道伊川陽明三先生之門宜先生之發是歎也先生又曰吾其遊於韓門蘇門斯亦可矣是言也尙欲與曠古大人先生以文章相見也先生誦詩至李杜高岑同遊讀時文至艾千子得臨川兩大輒爲之拍案叫喚掩卷自咤者久之何先生意氣之抗也若是者先生之芽於名也先生又曰假而

聲妓充滿後堂以吾浮沈其中亦可以忘義忘年矣然但聞
閨者報曰有陳大士見訪則吾遺棄聲妓如敝靴與大士遊
矣今則觸影聞響如蟲鼓鬧求一大士且不可得吾安得以
滿堂聲妓爲不請友而沒溺其中哉若是者先生之芽於色
也先生少時聞客說佛一字說陽明一句便欲爲之下拜久
之乃覺曰是不能爲時文躲於詩古文不能爲詩古文躲於
道學躲於佛鄙莫鄙於是矣遂吐棄之如泥滓後遂與號爲
能詩古文者遊久之復曰是以爛草繩爲詩古文邪若以之
自繩可耳乃欲以之繩我我於金谿餘姚臨濟德山所設須
彌山一撞而倒若爛草繩也乃欲突過須彌邪復吐棄之遂
一意閉戶復自笑曰椒山先生不能忍巨姦至殺身龍湖先
汪子文錄

卷八

五

生不能忍俗物至殺身俗物之難忍實甚巨姦世無巨姦但
見俗物耳吾不閉戶吾不爲龍湖矣若是者先生
之芽於我見也先生嗜欲之芽先生豈有不自覺者與乃若
古之豪傑失意者所寄託予甚悲之復竊議先生爲已過也
是自性中之一點黑自心中之一絲隔也故申論之以竟休
休子之緒焉

酒人記

予非嗜酒人也然性獨喜古之所謂酒人者恨不及一見之
先大父以大賈起家而八伯父性最豪喜讌客所召號皆吳
之酒人也外大父亦以大賈起家諸舅氏俱喜讌客其召號
亦皆酒人而二舅氏獨文而儒伯舅氏召號賓客必呼予陪

侍馬一日讌客演劇劇中有演及辱馬融者二舅氏向客而嘻曰馬融儒者以一念之差遂至此客拱手肅然作起立之勢乃言曰馬公東漢大儒也何至此此直戲耳有客言及課子以五經殊不易讀所習一經外餘但節讀何若一客憤然曰是必庸師之言庸師望一科第如登天然乃敢侮聖經行穿窬計若知五經之設乎非爲科第而設也讀得五經死去亦潔白是二客者酒徒而豪者也乃能敬儒先重經訓若是甚矣吾曹之無愧而不知恥也何叛經蔑儒者之滔滔哉自伯舅氏沒酒徒亦皆零落而豪者盡矣然予聞客之卒也有怕然而逝者復有閉口不肯發一語者其家環而泣願聞一語永訣客遂叱之曰生死常事耳復何言其家復請曰某郎

仕於外聞訃歸願垂一言以遺之他不敢請客復叱之曰若年已壯大尙欲煩我老人邪終不肯發一語而逝豪矣哉豪矣哉古之所謂酒徒哉予旣喜酒徒輒以是詢之客客有告予者曰濠上有沈君子上者天下酒人也姻友有讌會必引沈君爲重以沈君必至爲懽其至也飲三杯則逝矣以是爲常予曰沈君酒人也何其飲之少又何讌之者之不援也客曰沈君純孝人也其母嗜飲飲性至高沈君嗜飲飲性亦至高以是夕而飲酒母不得子不懽子不侍母不懽飲三杯則逝爲歸侍飲於母故也以是讌之者亦不援純孝感人也予因詢其行事客曰是爲濠上易貨主以是起其家有弟亦爲濠上易貨主然屢有所負母聞弟之負也則噉然而哭沈君

撫母之背且言曰見在此母何憂遂爲弟償所負輒有負輒償之卒以是破其家且告予曰其爲易貨主也客有挾萬金置交趾桂來濠上者以君爲主君發客桂驚問曰是物必從某處來客曰然沈君曰是非桂也似桂而實某物也客曰然則欲減賈乎沈君曰是物誤食之殺人豈得以殺人之物與人是宜焚棄之客遂大哭曰盡吾產置此物將以居奇也一誤若此柰何沈君曰勿哭也君且徧召易貨主會於某地吾當爲君圖之客謝而去君遂籍諸易貨主姓名且注於下曰某某出若干於以收集萬金至則告其眾曰客盡棄其產置是物來與之易則殺人不與之易客無以爲家矣客無以歸矣柰何眾曰惟君圖之君於是出所籍徧示眾眾皆曰謹受教君遂舉是物焚而灰之是日也飲酒演劇盡歡而罷明日萬金糜至客載之而歸予恨未之見也作酒人記

酒人後記

松江張策時吾黨酒人也嘗與予會飲豪者家豪者所讌盡位尊而名烜著者策時在末坐默不自得久之忽大呼曰坐無英雄獨有愛廬耳當與君轟飲予安之爲浮數大白焉嘗握予手曰我知君子笑曰君安能知我策時曰我知君興之所之而已興之所之文不擇於工拙也口不擇於是非也往來不擇於交遊也興所不之漠然已耳我以是知君子亦笑而安之又嘗與予論詩曰今之爲詩者皆魔女也其色殊可悅予則爲魔王以護之君乃於此道中獨化丈六金身是當

惱我將率億萬魔女來嬈君矣策時嘗評予詩包陳越孟故戲予如此策時飲酒嘗以大戶自固然頗自遜以爲不若酒中所漬蝦也予問其故策時曰是蝦以酒爲寂滅海蓋性之者也予飲酒從口而入漸薰肌理是反之也故當遜之其言誕率中實沈淵不可測皆類是又有太倉王文存素者亦酒人也僑寓吳中甚久予居家時數數從之飲酒飲予以家釀用太倉法造者其酒尤芳烈也釀熟輒召予造之飲輒醉醉輒橫牀而臥王文輒出錦被覆予歲率以爲常後予授徒於外從飲之日希矣然亦不絕也已而王文病病且亟猶手折簡索予以必顧意甚惓惓是日造飲竊戒同飲者毋多談毋多飲得退卽退勿以煩主人丈覺之意拂然乃復劇談盡

汪子文錄

卷八

八

飲永日乃退退竊喜曰病其尙有瘳乎已而遣人往問丈已卒矣卒之日招飲之明日也是日文晨起如平常時晚則倦而就枕遂卒丈卒之踰年策時亦亡矣悲夫自王文及策時之亡知我者日希王文蓋亦知我者嘗謂予曰予游於吳久矣吳多名士鮮直人何邪時或遇直人然必待渠開口然後知其直獨有君未開口已知是真直人矣雖然當君開口夫孰能堪之君其何以遊於世意者逃名保直邪不然予恐名之累直直不能保也直之累身身不能安也私爲君憂之王丈外有以直知予者前記所載拱手而稱馬融之客也有道子於客者曰汪君天下通人也客曰予非通人也焉能知天下之通人汪君直人也予則聞而心志之久矣噫瑣曲如予

輒以直聲稱於酒人間可不謂之榮乎哉

酒人附記

子記作酒人記畢適有書賈曰唐容川者來予家容川酒人子也其父能飲里中號唐半壘予少時及見之年已八十矣面頰若棗目炯炯若秋水可掬也予愛其氣貌喜與之語半壘無他酬應但津津然言飲酒之樂而已予私怪世之以酒損壽者多矣半壘獨以酒壽私問之半壘亦無他酬應津津然言飲酒之樂而已矣予聞其卒也絕粒半月晨必飲日中必飲晚必飲如是而卒予心志其人及容川來予家適見子記豪予聞子忽憶半壘因詢其生平容川曰吾父得酒卽樂子曰其行事必有大過人者容川曰吾父爲人極善語止此

汪子文錄

卷八

九

矣然可以知唐氏家風也唐氏予里中人也自半壘下四世居書肆然不知書賈之有貴賤也利鈍也其家尤多佛書予書多取之唐氏予恆空匱多以空手取唐氏書取之旣久唐氏不索賈也予心德唐氏甚嘗欲作文表之而未有會也酒人記成會容川來忽憶半壘遂附記之

獨香記

予不佞流俗人多淺淺然以我相竊議汪生之後同里學佛人彭允初吾友也亦嘗惑於流俗人之言以書誚生有我相且言生之我相生於空見也生竊笑其嗜佞之心未忘而輒以似是之言冒貢也生答書爲允初推闡真空妙諦數千言託於我相之不可無發其指允初得生書心服口不服已而

爲允初勸點居士傳復託於王摩詰蘇坡翁黃涪翁趙大洲李禿翁諸先生發無相階級曰趙大洲李禿翁學道最猛烈我相轉強抑不獨大洲禿翁也自王摩詰以下若坡翁涪翁輩皆以學道而妙於我相者也夫學道在無我相學道矣而我相或強或妙其去流俗人不學道者何間邪曰大洲禿翁之我相也雄學道故也流俗人之我相也雌不學道故也摩詰之我相也香學道故也流俗人之我相也羶不學道故也坡翁之我相也逸學道故也流俗人之我相也滯不學道故也涪翁之我相也臞學道故也流俗人之我相也肥不學道故也然則學道者可知矣必也我相之雌者易爲雄羶者易爲香滯者易爲逸肥者易爲臞則流俗人相盡矣流俗人相

既盡夫然後能重重透入無我也是爲無我相階級至是允初心口俱屈服夫生朋好中其我相之雄逸者蓋少矣臞者香者則時遇其人二彭是也二彭者秋士允初也允初我相既日進於臞而我相之香者獨秋士秋士故貧能安之授徒於外得束脩以奉母好漢魏晉唐人書能觀古人於形神之際時發爲詩古文詞亦能獨妙於形神之際與人交簡於形迹然能令人思朋好中多稱其詩古文詞而生與瑞金羅臺山知之尤深近得其詩評之曰秋士我相獨香暇時可作一獨香記輸寫胸中佳處記成或以贈家南汪生一號家南贈家南者生之誇辭也生性好誇朋好中莫有能禁生之誇者獨與秋士遊愴怕相遭生欲誇而病未能也近與之習乘間

抵隙發一誇辭秋士輒大喜生亦大喜自是可以日誇秋士矣乎首以我相誇秋士曰生歷覽晚周先秦下逮前明子史詩古文詞之雄者逸者臞者皆其我相之雄也逸也臞也以是其形神妙絕古今也其我相之雄也逸也臞也皆自我相之香者發之也秋士我相則既香矣其將發之爲雄乎逸乎抑將發之爲臞乎次以無我相誇秋士曰凡爲詩古文詞其形神之際能爲雄者逸者臞者香者皆具仙佛根性者也吾未聞能文者之數數爲仙佛也仙也者形化爲神我相之至妙者也然亦未離乎我相至於佛則我相盡矣以其神逮本無故也文固妙於形神者也妙於形神者我相也其能數數爲仙佛邪秋士儒者也於是復以儒理誇之曰爲儒之要在慎獨慎獨也者非以我相而慎之也以無我相而慎之也以故香之爲香莫香於獨儒者之香莫香於慎獨慎之之至於位天地天地香也育萬物萬物香也是謂獨香香亦不足以名之也雄也逸也臞也惡足以名之秋士尙其有意於是乎秋士有意於是生將繼是以誇秋士其無已時也然而生之誇秋士於是始不可不記以文遂記之秋士其以是誇允初并好藏之俟臺山過吳弁以是誇之二子故非流俗人也其亦知生之好誇也乎生之好誇生之不佞也

大父澹菴先生畫像記

有美一人頎然而長五官端妙須眉潔蒼閒冠散服執杖飄然此吾先大父澹菴先生畫像也大父行事著之家乘其所

未詳者縉時獲聞一二焉謹志之自大父歿縉母奉先大母及庶大母居舊宅於時縉尚幼未有知識及壯先大母又歿獨時時侍庶大母得獲聞家乘所未詳者庶大母爲縉言曰而祖事而會祖母至孝而祖居徽初爲小賈晨出必問而會祖母夜寢安乎夜寢安然後出夜而歸必以而會祖母所樂聞事曲道之遇冬日而會祖母就寢而祖手以被覆而會祖母身自肩至足密如也財有贏餘必置而會祖母枕傍不以入己室而會祖母性至約而祖爲製一新被夜爲而會祖母覆之是時而會祖母居樓而會祖母俟而祖之下樓也卽命侍婢易以舊被以新被藏之置而祖覺之及而會祖母之寢也旣覆被徘徊不下樓而會祖母命之下徘徊而下而會祖

汪子文錄

卷八

三

母覺之遂安新被焉而祖之孝如是而祖旣以大賈起家遷居吳子事而祖未嘗見而祖之妄費也而祖自奉之薄吾不能備述也爲而述其豐者有湘客送蓮子者輒受而畜之晨而食之曰吾老人以是爲人葠也每飯以一肉爲備味此其豐者而祖嘗以萬金遣客入湘居貨載之歸舟沈於某所客遣人倉皇聞於而祖而祖方執筆作書聞之則置筆曰溺人否應之曰無也則喜動顏色復執筆作書書罷未聞其出一憾辭及客歸謝過而祖慰勞之無責辭也而祖之儉約寬厚如此縉聞而志之企瞻遺像敬書於像之旁先祖諱懋琳字子英自號澹菴孫縉謹記

古愚上人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七十矣其徒以乾隆某年月日奉其骨塔於中峯之麓而正感具狀來請予文予以乾隆二十五年入山度夏讀書擬擇一地寺欲其靜僧欲其閒客曰中峯可矣予遂偕客入中峯初見上人澹不可卽予退而怪之客曰此吾之所謂可也予遂居於寺中所謂冬青軒者軒前多植修竹軒之側有梅一本百餘年舊物也上人時來軒中與予共語其語稱心而出亦頗多樸味於朔望日常會山中老僧入靜室設齋唱佛名予偶問之曰上人欲歸淨土乎上人曰何敢然藉是偕二三老友極山中蔬筍味耳上人意甚厚予然未嘗一至予家予怪之詢於正感正感曰吾師自薙髮後足迹未嘗至居士家也歲初一人城入城止永

定寺數日意盡而反其平生蹤跡如是而已予性簡交遊尤簡於方外交而力又不足以張之方外亦無取於予也正感以其師之厚予也推本其師之意來請予文其獨有取於予者與予何敢以不文辭案狀上人名圓根古愚其字也爲吳中夏氏子九歲喪母父攜入竺塢一指窩謁性原師求薙度十八歲薙染受具戒嘗往杭州結制於理安寺制解復歸侍其師於竺塢已而其師主中峯上人隨侍清苦殊劇其姑意憐之屢欲挽上人歸上人以死拒姑感動遂以厚資施寺性原師化後上人繼席有利其寺產者欲勢攫之上人以死捍事久得解上人性柔良氣貌不及中人其勇於義乃如此上人澹於世緣然不募而緣自至中峯觀音殿廢久矣有大吏

誤入中峯見殿址心動遂爲重建焉其徒三人正感其伸也
汪縉記

記客語

客有自臯蘭歸閩過吳訪予者客閩之莆田人也能詩予見
其集中香奩詩因問之曰喜作香奩乎客曰非喜爲是也吾
里中結詩社有僧與焉以此體窮之僧下筆如飛工美冠一
社予亦同作存之集中耳予異是僧因詢其生平客曰是僧
拳勇異甚故宦家子少年出家里之某寺中寺前多龍眼僧
眾資之以自給已而爲里中無賴子百十人所燒龍眼熟盡
而取之寺僧弱不能與爭寺遂寥落是僧旣出家得其故憤
然棄去不知所往閱三年復歸寺寺僧怪而問之是僧曰吾

汪子文錄

卷八

十四

入少林學拳勇將以禦暴也及龍眼熟無賴子數人復來取
是僧執之而不擊也叱之曰吾知若輩輩成羣有百十人來
燒吾寺若輩輩恃眾也若輩輩敢與吾一人鬪力乎輩輩能
勝吾一人寺前後龍眼惟輩輩取之我一人勝輩輩輩當
服我數人叩首去約會某地鬪力至期輩輩執兵械以待僧
以一棍入揮之如折枝也於是無賴子盡伏地誓不敢燒寺
僧弁戒以勿燒里中也由是拳勇之名震莆田然其技一試
於此後遂絕口不道有少年嗜拳勇且自負其技甚高慕僧
名欲一得當於是僧少年客之姻黨也遂以客故得謁於僧
旣見僧絕口不言拳勇少年微以語挑之僧漠然不應少年
不能自己遂輸情於是僧曰吾嗜拳勇甚以是遊於世所遊

之地莫予敵者慕師久敢以是謁師師其以是教我我是僧堅拒之拒之堅少年請之益力僧忽興至遂曰試若技或能當吾意略以吾法示汝可耳少年大喜踴躍試棍法僧止之曰若技甚俗不足以進於是也少年心不服大言曰師欺我是僧曰我何爲欺汝汝棍圓而不方濯而無毛故曰甚俗少年益不服曰棍本圓而濯者也柰何以爲俗是僧曰圓者方之濯者毛之進於技矣少年曰奚而爲方奚而爲毛是僧曰是難言也若與我交則知之矣少年踴躍以棍與僧交僧執一竿坐迎之棍交竹竿竹竿東棍隨之東欲西不得西竹竿西棍隨之西欲東不得東若膠之不可解若風絮之不自主也如是久之竹竿忽上指棍入雲霄僧曰是之謂方是之謂毛

汪子文錄

卷八

五

少年乃自恨其俗遂不敢請是僧隨亦大恨其習心之未除也於時年已老客語予曰僧已卒客去欲記之未暇也客嘗語予以是僧之名及所住寺名久而忘之客語於己丑歲之十二月予記是語以庚寅歲六月

記義烏金公一門殉節事

公名芳浙江義烏人順治七年爲粵東羅定州同知地接粵西獠獠雜處叛服不常十五年五月西賊羅成基等乘閒竊發將奔逃遁公挺身拒賊力盡被執賊將索取財帛公佯許之誘至火藥局時賊將口方飲煙公潛以所飲餘燼燀入藥中頃刻火藥驟發屋宇盡燬公與賊俱燼矣公妻子在州署聞難遂躍入井中死死者七人土人哀之卽井爲墓歲時瞻

拜焉今

上十有一年州守河南遂君英構祠於墓前塑公像祀之民間水旱疾疫禱輒應蘇州沈士梁遊粵中入州署東偏謁公祠墓歸而述其事如此

記袁簡齋語

予慕簡齋袁先生久矣往年至金陵寓一僻巷偶走向街頭遇寶山友謂予曰君寓何所袁先生遺生徒徧覓君了無蹤影子遂發興造隨園訪先生自此時時聚會於秦淮湖上笑語熾然無間歇也寶山友持袁先生詩冊示予以爲大得楊誠齋之魂寶山友不服以爲卑視先生詩也告之先生先生曰搔著吾癢處予又與寶山友論北地詩大不容易予學

汪子文錄

卷八

六

之數年僅得一兩聯耳寶山友不以爲然忽先生來舉予樓霞詩云雲埋大壑封秦樹雷劈陰崖失禹碑此空同子之魂也先生胸次高妙如誠齋其肝膽如北地宜其能賞我趣也先生喜爲闊論驚人眼空萬古子輒以一把沙撒在先生眼裏先生輒笑而容之甚矣先生之不可測也因得句云雄辯高談萬古空文心一點海山通妙將北地須眉氣貫入誠齋肺腑中

汪子文錄卷八終

汪子文錄卷九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碑

北崑山重修禹廟碑

傳曰禹之明德遠矣明德之歎蓋歎水功也或曰水色元書曰錫元圭告成功成元功也水行地中失道滔天唯禹以平地者成天成元功所以昭明德也南之水江爲大三江入海震澤底定今震澤北崑山山之小者也漠漠有禹廟焉道家奉祠予聞道家之言曰上善若水貴下貴卑貴柔其有合於不伐不矜者邪南位於離得水而濟文明之象橫於斗牛文命數焉聲教訖焉萬世賴焉吾於北崑山觀之矣蒼蒼三萬汪子文錄

卷九

一

六千頃羸羸七十二峯閒有禹書在焉其爲明明者邪元元者邪古廟歲久而圯乾隆二十一年土人會於祠下謀重建又二年新廟成住廟者某道士作記者汪縉也使鏡之石繫以辭曰

禹學弗貫匪聖匪神渺哉明德用智失真厥學唯何雜書是則虛五居中用建皇極雲行雨施爲乾布精含宏光大爲坤安貞乾坤手奠萬世永甯賴以永甯廓之萬世歸而休焉老氏善閉善閉非閉用水息火水火混混會同於土知白守黑知雄守雌離位加坎北崑以祠廟圯而復不煩土木南方是同復禹之功南方是式復禹之德

言子祠碑

南方文學之盛自言子子游兆之抑不獨兆文學也嘗宰武城有弦歌聲焉南方之人出而仕者多慈祥豈弟聞子游之風而興者也何其澤之厚哉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斯言也盡天下之治道矣獨宰一邑乎哉宰邑且不可不學道況宰天下南方之人出而仕者小之宰一邑大之宰天下有不知學道愛人愛人不知使人學道皆非我南方之教也烏呼南方之學者觀於子游可以興矣天下之學者觀於子游可以興矣

述

薛起鳳羅有高汪緜述

汪縉曰語云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豈不信哉

汪子文錄

卷九

二

縉書生也友於家得一書生焉曰汪緜予弟也字季晉蘇州元和縣人友於國得一書生焉曰薛起鳳字家三同府長洲縣人友於天下得一書生焉曰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縣人皆書生也故皆好書既好書書中所說動人好者無不好矣好儒好釋好俠好爲詩古文詞於儒且好漢好宋釋則好宗好淨好講好律於詩古文詞凡有名章徹者無不好也然起鳳最好詩讀書能積思深造邃於詩善談有高之好洋洋矣嗜讀書精於思精之深之於古文詞善談緜之好獨簡然亦好文能詩工駢麗文思藻而苦不善談今則先後死矣陳伯玉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豈不痛哉縉初爲詩自負善毀杜甫自譽起鳳時至縉

家縉初爲諸葛武侯詩成向起鳳誦所爲一句出口吻必大叫曰老杜能否起鳳輒應曰不能誦已縉大喜起鳳徐曰萬古雲霄一羽毛能否縉遂廓然大服且大悟起鳳故自負其詩久之人莫知也嘗館於縉外家積然矣遂言曰詩也者賢聖仁人微渺之所存也必具豪傑心豪傑眼有豪傑志者而後能通之能爲之豪傑百年一出耳千年一出耳萬年一出耳後百年豪傑知前百年豪傑耳千年然萬年然豪傑耳矣安得有一日而千生之千死之縉心是起鳳言亦病其激也遂譏明豪傑抑之小稱小抑之大稱大抑之矣起鳳無如何遂瞠而言曰汪生汪生吾不敢望生以千年萬年乃不能百年邪縉曰若不舍千萬年豪傑人壽且百年安得而壽

汪子文錄

卷九

三

千萬年身持壽千萬年詩通壽千萬年豪傑起鳳故多悲遂淚潄潄欲溼眼而言曰然則真豪傑終已矣邪然則真豪傑真一瞑目而萬世不視邪縉曰母哭患不能爲千萬年豪傑耳能爲千萬年豪傑其志壽天地其詩之神明伍聖賢詩之傳否人之知否末矣何足患邪起鳳氣故易激至是面如火發而言曰汝謂汪大紳舍得薛家三否汝謂薛家三舍得汪大紳否乃謂千萬年豪傑可舍汝謂薛家三死家三詩不傳人不知汪大紳能勿哭能勿患汝謂汪大紳死大紳詩不傳人不知家三能勿哭能勿患汝乃謂千萬年豪傑死詩之不傳人之不知能勿哭能勿患汪縉聞其言而悲之已而數數之起鳳館數數見起鳳垂頭而坐見縉無他語數數誦杜甫

詩曰幽獨恐傷神而已起鳳好儒釋談禪尤高時至縉家談禪時置一杯清水在几上縉指杯水曰如此杯中有纖塵便是纖塵也終不得以一杯清水自瞞於此徹去纖塵不立矣起鳳曰未也使四大海水清如此杯但有纖塵便是纖塵也泛而上雖有離婁之明莫得其所矣況當沈於底哉於此而不自瞞於此而徹去纖塵不立者邪縉聞其言而異之其天性尤慈良嘗與縉偕於道遇有乞者則曰君且前行前行起鳳追而及悅見於面前行者數矣起鳳追而及忽若有愠色縉曰何愠爲起鳳但曰障障縉曰乞者乃至不能念一聲佛號邪起鳳乞者誦一聲佛號則予一文錢能誦則大喜悅見於面矣乃至有不能誦者則教之誦不能則苦教之終

汪子文錄

卷九

苦不能誦也大不樂不悅見於面烏呼是所謂賢聖仁人微渺之所存也邪起鳳之爲詩也字而句字不安句不立也句而章句不安章不立也非以求工於是也字之中有起鳳焉而句而章無之而不有起鳳也凡以云安安起鳳也以云立立起鳳也其身世之淚也其嗜好之精也詩也者志也人人曰志也起鳳獨能通之能爲之其學以是而孤縉之爲詩嘗自道曰吾詩押韻而已矣起鳳曰固也押韻也萬古雲霄中押韻而已矣起鳳又曰汪生之爲古文詞醮筆太虛空中經久經久及其落紙一瀉而已矣縉之爲古文詞不自知其古文詞也邪非古文詞也邪遇有廢紙欣然時時出胸中所欲說寫之紙上不自以爲古文詞也好事者曰古文詞也羅有

高至蘇見之驚曰古文詞也有高性好交遊好遊數數至蘇州數數主彭紹升家紹升故與薛起鳳汪縉善有高旣至彭家見彭家有縉小文所謂記敘者讀之通夕明晨立如汪家訪縉揖之道所見且曰王弼郭象後無之矣然弼象於字若句極意結撰君獨未耳不以有高爲愚略爲結撰傳矣縉爲文不喜加人事因謝之然亦心奇有高矣遂攜所爲三錄者訪有高於彭家三錄者縉準孟繩卹案陰符兵刑三家而抑之所爲作者也有高手而歎曰海哉有高乍覩君澗谿而驚誠有高之淺矣挾以去三日而還縉縉手之字句炳如矣爲結撰孟卹錄字句者十之二三獨陰符三家未耳然有高尤深於卹況氏之指縉益心異之遂與有高論學宿彭家與有高

汪子文錄

卷九

五

高訓大學格物有高進所說縉不之許進之力拒之亦力有高之說蓋本於有物必有則以則訓格也然縉拒之益力有高笑曰有高朋好間性情學術無一同者如汪大哥大奇汪縉曰有物必有則聖學也聖學其可拒邪吾非拒夫有物必有則者也吾拒夫有物必有物者也世儒之以有物必有物爲有物必有則者多矣莊生曰物與物何以相遠然難言之矣吾惟有力拒之俟有高之自覺也耳矣已而有高偕彭紹升閉關參禪汪縉曰奚參爲萬仞崖顛直上而已有高紹升竟入關久之紹升無所得出而愠有高大大得出則大喜客來告縉疾趨彭家訪之有高喜而舞而紹升果愠也縉謂紹升曰勿愠謂有高曰勿喜也萬仞崖顛直上而已然未有不蹉

跌者也但有蹉跌立起直上而已不可以蹉跌自瞞且瞞人瞞則不得上踣而尸於壑矣禪乎哉有高於學無弗好也亦無弗入其質性尤好俠遂以俠入禪入儒故其入之甚有精魄且能持長齋能上蒲團能以禮法自持蘄蘄其躬然其俠性自在也遇亦日窮中歲遂脫身於外獨往其家莫之蹤跡也朋好亦莫之蹤跡也久之復至蘇州寓流水禪院習禪至是有高之窮甚矣然爲古文詞及漢人訓詁之志益壯縉訪之宿院中從容問有高古文之學得之何人有高曰得之福建梅崖朱先生先生故善爲古文詞者也其文以善讀書爲之祇其言曰讀書貴響貴斷貴實句響字響句斷字斷句實字實斯善讀者矣響矣則沈斷矣則質實矣則空縉曰何謂

也有高乃舉學而時習之一句作不響不斷不實勢讀之讀已且言曰此而讀之滑滑耳矣滑滑其能爲古文詞邪言已乃作響勢斷勢讀之曰此而讀之響以振其魄響而沈斯真沈斷以循其文斷而貫斯真貫實以明其指實而空斯真空能響能沈能斷能貫能實能空其不能爲古文詞乎復舉朱先生之言曰爲古文詞之旨一言蔽之曰踣踣到地而已縉曰何謂也有高曰先生言如良馬然其行地也行地之速也若無一蹄之到地也實無一蹄之不到地也見之者曰何行地之速也無一蹄之到地者然其實無一蹄之不到地也是以速也良馬然也如罷馬然其行地也其行地之遲也若無一蹄之不到地也實無一蹄之到地也見之者曰何行地之

遲也無一蹄之不到地者然其實無一蹄之到地是以遲也
罷馬然也是以善察馬者察其蹄之到地不到地而良罷見
焉善察文者察其字句之到地不到地而工拙分焉馬得蹄
而行文得字句而成一而已矣縉復問曰朱先生之學得之
何人有高曰其鄉有湯先生者山中人也其說如是縉問湯
先生古文詞有高曰無傳矣僅得其論文一事湯先生山中
人也有傳海內名流古文詞於山中者山中之徒也先生喜
動顏色語其徒曰此海內名流也某山中人亦耳其名久
其文必天上人語也因盥手展卷讀之讀第一句卽大叫曰
信矣天上人語也便掩卷曰下句若何而續思之莫能續也
坐且立且行且臥思之臥復起思之莫能續也終夕旁皇終
莫能續遂歎曰天上人語非天上人莫能續矣復坐展卷至
第二句大笑立起揮之地戒其徒後此海內名流文勿持至
山中矣湯先生臥矣其論文若是有問縉問訓詁之學有高
曰聞之徽州戴先生東原戴先生謂有高向學而不知其概
有高心不服有高所求者其概也乃謂有高不知其概敢問
戴先生曰未得其方概哉概哉有高曰敢聞其方戴先生曰
天地之間言而已矣訓詁其概也有高心益不服訓詁之於
言末矣且言亦末也先生乃謂之曰概敢問戴先生曰吾是
以謂君不知其概也吾且爲君釋之吾與君觀乎天地凡天
地間形形色色恢之而彌廣者能外於言哉吾與君觀乎古
今聖之盡倫王之盡制引之而無窮者能外於言哉言有名

有實訓詰者名其名以指其實者也天地間凡有是名者必有是實聖倫王制皆效法天地之實而名之訓詰名也所指實也三才紐於是不謂之柢而何哉故曰天地間言而已矣訓詰其柢也縉復問有高禪有高曰近已覺凡有趨向悉邪妄其唯熏習乎自知熏習二年於茲穢念不起矣日來雜念亦漸少矣於時夜已半縉遂就寢明晨起見有高危坐蒲團上幾若莊生所謂憇然似非人者縉驚曰其千山萬山中老柢也邪然有高竟窮不得已復遠遊無所遇而歸且得輒脚病而歸也歸而道出蘇州遂跛而訪縉於家談古文詞及訓詰家言益壯有高故喜談太史公書至是益善道其悲涼之指縉聞之如天仙下謫志士入山璫音唄響悲徹三界矣有

汪子文錄

卷九

八

高遂跛而主彭紹升家紹升窺其橐無有遂謀之洞庭友人集白金二百兩而自飲數十兩有高遂跛而歸歸與其家人聚數日遂卒方有高之歸也歲將卒矣會於福國菴驟雪縉爲誦平生桃華詩有高微睇縉曰好阿哥遂別縉贈以詩曰雪裏誦桃華菴前欲上車他年劉阮恨紅淚趙州茶有高歸家以明年正月卒有高深於古文詞不作作必中繩以是亦喜繩人文然繩彭紹升汪縉文尤工有高爲古文詞字而句字不立句不安也句而章段句不立章段不安也非以求工於是凡以云立立有高也凡以云安安有高也字句章段皆有高也其身世之淚也其嗜好之精也其願力之餘也有高願力猛大嘗發誓佛前曰有高將此身心作一炷香奉東西

土一切恆河沙數聖賢奉東西土一切眾生有高竊有願者
仗佛證明仗佛加被敬以三十生成就大願者三一願以十
生宏儒仗佛力成就一願以十生宏宗仗佛力成就一願以
十生宏淨土仗佛力成就汪縉聞而笑曰不消老漢一彈指
然心益異之有高得年四十六起鳳長於有高先卒得年四
十三兩家集紹升家皆有藏本起鳳詩紹升已刊板而傳之
矣至是將謀刊有高古文焉紹升之學起鳳發之有高成之
者也先後死矣於是汪縉與紹升書曰吾不知儒之爲儒也
吾不知釋之爲釋也吾有悲也吾悲夫自有儒釋以來附於
儒釋者之爲此名也名海也吾悲夫自有儒釋以來入於儒
釋者之必具大悲心也悲海也悲海中人物交遊著述吾嘗

得而察之矣孤往而已矣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
附於地古今之遼遠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
也交遊孤往也著述孤往也此其爲悲海也矣夫所謂大悲
心者恆河沙數眾生所同具者也民至于今稱之矣稱之必
悲海中也稱之名海中人驚焉則又必附稱之者以行於
是悲海中儒釋亦若爲此名也者吾有悲也吾悲夫名海之
無以障爲也吾悲夫悲海之無以謝此名爲也吾有思也思
夫孤往中之孤往也其脫然於名海者於元得一人焉其人
物則不以儒釋名其交遊則不表見於世其著述則於儒部
釋部東西之相反日劫之相倍然其人之孤往則入儒入釋
充然悲心之廣大具足吾得而察其著述矣有春秋經世之

志焉有仙佛度世之心焉有莊周屈原司馬遷文章之意焉
因察其交遊必其輩流不然何無一人之表見於世邪於明
得一人焉其人物則以儒釋爲心肝而負儒釋之謗者也其
交遊則以交遊爲心肝而負交遊之謗者也其著述則以著
述爲心肝而負著述之謗者也噫孤矣何悲心之一至於足
哉有告我者曰以少林之裔而談孔孟以臨濟德山之流而
出入先秦諸家學術文業君願見之乎安得而不願見之也
此又一人也無得而稱之矣名海中老死不相往來矣今亡
友二人不知於古之所謂悲海者何如決非僅名海中人物
名海中人物交遊著述吾亦得而察之矣逐逐而已矣亡友
決不肯爲逐逐者故名未成而已死然其詩古文詞具在試

與兄察之察其孤往之所存謂非悲海中之支流也邪傳之
後世安知其無悲而思之而稱之者亡友謂薛起鳳羅有高
也緜者質性最孤與其兄縉閉戶讀古人書與古人爲徒而
已矣縉質性亦孤然尙嗜談緜唯嗜默而已矣縉於書嗜之
侈於文無不爲緜唯嗜其性之所安爲文亦爲其性之所安
者而已矣縉家有所謂言秋館者言秋緜所題也晨起則入
縉縱談緜默而受唯飯時入室縉家住楓橋靈巖天平支硎
虎邱諸名山發足卽至縉時時談於山間談於道談益縱緜
則默而隨之爲詩先於縉然最工駢麗文爲人寡言及其有
言也未嘗作一誑語其質性如此卒之日得年三十三有詩
文集藏於家其生平見於其兄縉他文中已頗有故今所述

簡於薛起鳳羅有高緜在時隨其兄縉一至彭祖升家

傳

八伯父傳

伯父諱元份字又曹蘇州吳縣人大父有子十六人伯父其八也性剛直持身嚴重遇儕輩歡讌俳優雜坐終席斬斬無諱詞及演劇好觀忠臣孝子及壯夫烈婦故事觀已但曰某也賢某也不肖絕無一語及優人工拙以是人多笑之急親友之難死必經紀其後事其生前有負責者必量爲寬減且以倡於眾人服其公也卒聽之然不能容人過有不當意者輒漫罵之罵已復待之如故故人亦不怨性惡短視遇有短視者輒誚之曰何似闕觀女郎之甚也又好以禮法繩子姪

汪子文錄

卷九

十一

憐縉幼而孤獨未嘗加訶誚縉幼時喜入市與鄰兒鬪力有聞於伯父者立遣僕召縉僕私告曰怒殊甚急去縉惶恐且行且卻及見伯父了無怒色但曰孺子何爲若是他日勿復爾縉謝不敢卽命之坐款語而罷然縉亦時能當伯父意弟姪輩有相與言欲購太平廣記者伯父厲聲曰架上不有三經二十一史乎安用太平廣記爲也縉聞之喜溢顏面伯父好語縉曰汝伯恨未讀書耳然遇真能讀書者心實畏敬之汝曹能體吾此意吾無憾矣生一子名錦方伯父歿時未周三歲縉以五歲而孤閱今二十二年矣復見吾弟之孤也益自痛繼念伯父平日之以身教者不可忘也因流涕而書之

吳江兩先生傳

汪縉曰吳江兩先生縉之受業師也卣子有云水深則回葉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其師縉末之利通也何以思兩先生哉縉初習經義侍趙先生於家塾先生爲文一以何氏行遠集爲宗尤精熟天崇間文舉以課縉曰斯道識真者少其唯何氏乎汝其盡心焉縉爲文時不循阡陌先生輒痛繩之往往增減至百餘字然無一字苟下也尤喜說書至夜分不倦且曰入耳出口非吾所望於汝也汝其虛中以受乎吾誠欲汝得其味書味在胸自然唾咳皆妙焉有不文者哉縉性喜購書告太孺人太孺人恐縉之費日力也必使人請於先生曰兒欲置某書其必讀者乎先生不應則不置也縉不得已

汪子文錄

卷九

三

乃俟先生返吳江竊懷貲至書肆易書而歸及先生至書已滿架矣先生環視良久呼縉前曰汝將徧觀乎縉不敢對先生曰吾欲戒汝勿徧觀乎是挫汝志也雖然汝不思母夫人所以望汝者乎汝何弗專攻經義而徒爲是汗漫也吾年已壯大猶淹滯童子場爲吾老父憂吾思之每徹夜不成寐汝其以我爲戒乎是時先生年已四十餘矣後二年先生以病歸家竟死先生垂死尙念縉無已謂縉可以有成而恐爲庸師所誤吳先生者先生良友也謂縉必事吳先生太孺人聞之卽延吳先生至家先生爲文喜康熙朝諸名家嗜詩史旁及古人翰墨而尤精於唐帖擇其尤者張之四壁每以位置先後爲甲乙其位置經義亦然以方氏百川文高出慕廬韓

氏上每置方稿於韓氏上縉偶閱韓文隨手置方稿上先生
訶曰汝何亂吾甲乙縉答曰文貴識其佳處耳何局局於位
置哉先生大恚曰汝能識其佳處否縉以意道兩家文情狀
先生乃大喜曰趙先生言汝佳汝果大佳先是館於他氏夜
遇盜入室露白刃行劫先生驚遂得狂疾館吾家時亦間發
歸十餘年竟以狂疾死先生性喜置書館吾家時間堂中演
劇輒大恚曰何汝家之妄費也曷不以所費置書乎汝家演
劇不過欲觀往事耳置一部十七史終身飽觀不盡且後有
賢子孫或因是奮發而大汝家乎聞者往往笑之趙先生諱
某字維甯吳先生諱某字漢滌皆吳江人吳先生亦以布衣
終楊子雲曰師哉師哉烏呼其兩先生之謂哉

汪子文錄

卷九

三

吳黃兩先生傳

吳先生諱雲字青知浙江烏程學生也以卜遊吳中予時館
皋橋東先生寓崇真宮道士家與予館相近也下簾時輒過
予予偶出詩古文質先生先生輒激賞目予曰今之謫仙人
也因呼予爲汪謫仙先生性傲每喜與客爭坐少不當意卽
怒形於色甚則劇口唾罵因是吳中人怪之予時諷先生先
生曰君亦以予爲傲邪吳中前輩道德文章照耀海內吾仰
慕之殊甚吾安敢傲而今茫茫俗物但有腹賈人少年科
第及東塗西抹名士并力作勢汗穢壇坫予視之如千百蟲
屬向隙中發鬧耳何言傲也予因大笑曰先生乃傲蟲屬邪
先生嘗遊揚州有以菊華盛開徧召客者坐間衣冠甚都先

生獨敝衣冠抗顏上坐坐客多目笑之輒應之曰吾爲菊華
來非爲諸君來對菊華宜古衣冠耳後數年卒於家黃先生
諱子雲字野鴻吳中詩人也於時吳中詩極盛然先生一以
弟畜之若無與抗行者其論詩一以杜子美爲宗子美外俱
不屑意見人詩無他語唯痛詆而已人以是畏先生先生亦
坐是困阨性嗜酒有飲之酒者時其半酣出詩示之先生卽
欣然爲點閱曰某句佳某篇佳某句某篇大佳及其醒也痛
詆如故嘗與中峯僧往還時宿寺中一日從陽山看日月同
度歸至中峯客倉皇叩寺門先生曰且從容遂倚樹長吟寺
僧聞之開門延入其放誕往往類此然卒以傲自困竟窮死
汪縉曰子讀郭象敘莊子書稱其放而不傲其唯學道人乎

汪子文錄

卷九

十四

以兩先生之抗志惜哉其未聞道也然今之人吾但見其諂
耳傲則未傲而不諂予於兩先生有取焉

支硎中峯三先生傳

汪縉曰自明王氏捨中峯爲刹蒼雪法師自滇南來卓錫於
此由是往來中峯者多名賢周忠介文肅姚文毅而下若
近世新城王先生堯峯汪先生皆中峯祖孫所與遊者也不
則以詩文酬答者也蓋亦盛矣其他畸人逸士又可勝數哉
予嘗讀書中峯聞有凌先生者名大寒字寒林予覩其名字
已奇之矣而寺僧念亭告予曰先生書畫妙絕一世而世無
知者因出所藏示予其筆墨之性至高子亦以一字目之曰
寒吾友寒栖子書法妙一時子嘗問以近代擅名書法者誰

爲第一流寒栖子曰擅名者都無第一流老死深山古木間者或有之子旣得凌先生書因傳示寒栖子且曰此君之所謂老死深山古木間者也其第一流也邪先生館於中峯課僧雛與主僧性公相善先是游山中嘗作詩贈性公曰晨入中峯路鳴泉雜清磬乍離塵市囂遂茲麋鹿性微霜覆短橋枯藤絡曲徑仰視天蔚藍林巒豁煙暝其二曰支公今遯跡六時但鐘磬所愛鶴與馬卽此是佛性更愛談詩人拈華闕幽徑若再說參禪窅然墮昏冥其三曰吾友朱桃推閉門時擊磬相逢荷蕢人同痼煙霞性二老登陟艱偏欲窮危徑攜筇拾瑤草不覺前山暝其四曰塵緣積鞅轉羈身時苦折磬精舍何翛然可以悅心性蓮社未敢攀但望開三徑願言奉軍

汪子文錄

卷九

十五

持相與共朝暝其所手書也先生以性公知己遂老於中峯焉念亭之師古愚曰凌先生烏程人嘗以刑名家言爲邑宰倚重遠近爭致之其爲人性剛有不可意必爭爭不得卽決去然亦喜自用嘗以疑獄殺人覺而大悔之遂棄去刑名之學來隱中峯矣有石帆張先生者亦嘗館於中峯先生名晈字蓀九自號爲石帆樵人嘗著石帆樵人傳以見志曰石帆樵人者世隱於樵故性名不著或曰張氏樵人居無定舍樵無定所然采薪拾橡不離七十二峯之間故曰石帆樵人也性平易中懷閒散夷然曠然若有得者所與交田野衲而已樵之外略涉經史喜詩歌晚尤好易有著以石帆名謂其不適於用爾然言貌樸訥無威儀且直情徑行故樵人狀也

坐是不得列於士林古愚曰石帆樵人卒於家無病而逝其逝也怕然而已念亭曰先生性和厚與人交能使人不忍欺在山間與野人處依依也然有乘高軒訪之者雖故人亦匿弗與見予曰先生之風則高矣得毋薄待故人乎念亭曰吾亦嘗以此意諷先生先生曰吾非薄待故人故人豈以貴賤異心哉吾山中人也不復知有山外事故人亦旣出山矣主客相對神明之際保無離合乎予因歎先生其楊子雲所謂古之沈冥者哉先生嘗館方先生東華家方先生名朝東華其字也先世嶺南人因隨父宦於吳中遂家焉予旣得凌張二先生之爲人心慕之因亟問念亭游於中峯者復有人乎念亭因舉東華先生予曰其爲人何如念亭曰其爲人不讀汪子文錄

卷九

六

唐以後詩子意其非通人遂不復究其本末已而見水明樓題壁詩曰獨樹已蔭屋羣山不滿窗予遂驚問曰壁間詩誰作念亭曰東華先生作也予乃歎唐人三昧其在是矣其糠粃唐以後也宜哉因復喜聞念亭談東華先生先生與石帆樵人相善館其家每合席而食有時持論不相下至飯冷不能食罷去念亭曰石帆先生館於中峯時年已老矣其舉動猶若孺子東華先生亦然予笑曰兩先生之友善所謂相與於無相與者邪然東華先生頗溺於陰陽家言而石帆樵人爲不可及矣

汪允堅傳

允堅名啓學家蘇州補府學廩生與予同師事雲樓薛先生

以子行長呼爲叔子在薛先生家讀書偶披陶靖節集至吾亦愛吾廬指謂允堅曰愛廬二字取爲別號亦佳允堅卽鐫愛廬印石贈予予有事歸家輒苦思允堅不置也嘗作懷人詩寄允堅已而至允堅家見已張之壁間且指向容曰愛廬贈我以詩矣容起視戲謂曰大似懷女郎也允堅大笑曰世間安得此佳女郎卽有此佳女郎愛廬乃一莽男子安知此事坐客因相與大笑允堅性澹宕與人交無町畦性喜詼諧頗啁笑同輩獨至予則曰如愛廬無復可說陸佩鳴與允堅善因告予云允堅不喜婦人嘗自云爾朋好間見其風流自喜不之信然遇春秋佳日與同遊靈巖虎邱於時佳麗沓至允堅了不一盼始知其非妄語也復與薛家三善嘗與家三

訪予見予壁間詩爲誦數過而去已而家三告予曰允堅已爲子作題壁長歌其詩甚高居然出入東坡半山間予因屬允堅淨寫一紙寄予久不至後遇允堅詰之已都不省記矣允堅一日忽問予叔名心濃淡奚似應之曰予名心殊淡名字怕落俗人口但欲使第一流人時時愛慕予若第二流便茫然不知爲何物則予大得計矣允堅笑曰名心之濃無復濃於此矣乃言淡邪又嘗告予以奇夢夢至一處真洞天也隔一谿橋橋極險隘不可度隔岸望見洞門大書來處二字因徘徊久之瀑布驟下驚風激面灑然而覺予已知其非地上友矣後以血疾死口占云天上人間一般遊戲泊然而逝有一子曰祖永

于凝遠傳

于凝遠名甯元和諸生也早歲試必高等嘗授徒于姻亞家因與予識面默然相對移時罷去予已知凝遠爲不俗人也旣而予亦授徒於外遂與凝遠往來於時凝遠久偃蹇諸生中意默不自得授徒外究心醫卜風水家書及學使按試題至文成投卷而出予見其文每歎爲使筆如風也凝遠亦頗自喜然試必三等性狹中不屑一切晚歲歸心佛乘予好藏佛書凝遠來則必借佛書借則必手寫或時久不來予告學徒曰于先生寫佛書未竟也已而往見之凝遠曰予寫某佛書尙未竟竟則當還君且以易觀某佛書予笑而唯唯後予居家久之凝遠忽來視予時有客在坐予笑謂客曰于先生汪子文錄

卷九

六

之來知予有某佛書也從架上抽某書置几上及凝遠入坐頗久則謂予曰某佛書可得一觀乎予笑指几上視之凝遠遂命童子奉之而出無他言遂去予與凝遠接如入寒林山荒石瘦泉聲細咽必耐坐久之時聞一滴子嘗問凝遠所得於佛書者若何凝遠言自解讀佛書後但覺世間書都無味其言止此尋以病卒於家遺一子年十餘

吳改堂傳

吳改堂諱燮字萬長吳江人改堂其別號也幼稟奇質負氣性耿直好讀書能騎射年十四從父半松先生遊京師所與交多藏書家改堂從借歸目識手鈔窮日不休嘗製雙袋佩左右腰讀書有所得書投袋中半松先生時知懷柔縣改堂

讀書署中爲詩文往往爲前輩所驚賞時從數騎出郊外張弓作劈歷聲歷險如飛時或怒馬獨出踰山度澗半松先生痛抑之後稍止已而半松先生丁母憂歸改堂以吳江籍試於江陰見斥歸半松先生泣然流涕曰吾老矣能及見汝成諸生邪改堂慨然曰三日後見之矣遂復至江陰冒常熟籍成諸生歸久之移入吳江學尋補廩膳生乾隆元年應舉博學鴻詞科試保和殿不得官遂館於京師時出佐遠近吏治嘗應某公聘入山東驅車夜走有客隨之意車上書篋累累謂重裝隨至四更不去改堂覺之於時月照曠野改堂發書篋月下高聲徧誦客乃驟逸去性廉介所至不名一錢及倦遊歸貧益甚棲紫陽書院中所居老屋一間擁破書數百卷

汪子文錄

卷九

五

夕陽映樹四壁無聲改堂呶唔不輟也每遇試與新進爭頭角如少年時遇達官名士則以老前輩自居坐上坐兩目闔如綫抗顏論古今不少邈然卒以諸生終晚益困有令吳江者改堂館京師時舊徒也之任卽謁改堂不得面屏騶從徒步乃得面以改堂之困也欲有言改堂正色戒之曰若令於斯但能廉潔愛民於我有光矣他勿言令唯唯不得一言而退及寢疾久忽自言曰吾一生所讀書不能無疑今乃得無疑死無恨但惜無受吾學者言罷而卒年七十六

汪縉曰吳先生寓紫陽書院時予嘗一再往會先生辭色卑約不類所聞心異之先生在院病利甚數猶衣冠時時出行道上忽瞑眩僵立不仆路遇相識者翼而歸院有方池深廣

一日先生夜歸院步入池中不發一聲挺而出已而與子語及之子問曰瞑眩時能不仆乎先生曰仆則非吳改堂矣又問曰入池不發聲何也先生曰發聲則非吳改堂矣相與大笑語移時而歸得其爲人先生既卒令子奉先生垂死之言俾予爲之傳

汪子文錄

卷九

三

汪子文錄卷十

吳汪縉大紳著

長洲彭紹升允初錄

傳二

楊退士傳

汪縉曰楊先生既歿後二年子文炳以行實來乞予作傳予心慕先生爲人久矣發狀讀之與予私聞於士林者合已而文炳以書來予異之復以思親詩來大異之歎曰先生有子矣於是錯舉行實及詩中所紀遺事爲之傳以予傾慕之私且感發於文炳思親之誠也載之於予文者不厭詳矣先生諱大琛字寶研號謙山晚而自署退士先世將樂人宋大儒龜山先生後也始遷於蘇州府城西者爲虛齋公高曾祖祖汪子文錄

卷十

一

父皆隱居爲善時有善楊之稱父蔗園公先舉二子皆天死後舉一子卽先生也母費氏先生幼明敏甫就塾一目數行俱下及爲文搖筆萬言立就從其家皋里先生遊先生大賞異焉一時有神童之目年十五補蘇州府學生年二十舉鄉試明年爲乾隆三年成進士官額外主事隸兵部職方司請假歸娶娶邵安人已而銷假仍在職方司行走先生勤於職今阿相國以同年爲掌印郎嘗歎先生外貌文弱而心力甚強可倚任也十二年督萬安倉務期滿補戶部山西司主事而蔗園公卒居喪盡禮服闋赴補旋授河南司兼辦廣西司事再督海運倉務期滿升山西司員外郎以積勞患耳聾先生曰吾不堪任公事也遂以病辭官歸先生長於文學故爲

吳中大師至是歷主杭州紫陽敷文書院成就人材甚眾先是皋里先生嘗主敷文書院刊行制藝奔走海內先生繼之士林稱盛焉其爲山長也自課徒外時時泛舟湖上或登瑞石峯萬松嶺延眺而已大吏罕識其面有譏其太冷者先生笑曰掌教尙須熱官作邪予本冷人也予將歸矣先生持身廉故貧歸而貧益甚高沙有珠湖講席有司欲以先生爲重而難其請先生笑謂之曰閒雲野鶴何適不可遂主珠湖講席復主上海敬業講席已而以省母歸歸而先生疾作矣先生少多疾嘗閱黃庭內景經參同契諸書埽棄一切獨坐觀心如鏡當空如蓮華出水遂有省發曰吾乃知成仙作佛確有實理卽吾儒默存退藏之旨也吾疾其有瘳乎至是疾作

注子文錄

卷十

二

且亟頻朗吟曰不怕二程夫子笑成仙作佛也何難顧謂文炳曰知否炳答曰殆是不愧不忤境界也先生數點首而已溘然長逝矣此行實所書先生居官行己教人之大略也而文炳所著思親吟情隨痛深有足悲者復采其言著於篇文炳之思其父之善述祖也詩云風霜雨雪中早起施凍餒敬字拾路遺惜穀淘廁鹵自注曰廁底有未化之穀每於淨廁時僱人淘淨以飼魚鳥思父之善娛親也詩云千里慰老懷一官立廉恥自注曰先大父課先子時常以名宦真儒勸之思父之善事 君也詩云我未縣弧矢官箴座右垂空餘戀

主忱消盡長年晷自注曰先子嘗云先儒羅豫章從彥曰士之立朝以忠厚正直爲本此千古人臣之極則凡爲士大

夫者宜各書一通於座右又曰先子閒居著述有一飯不忘之風思父之善教士也詩云佳器自有真老眼幾曾眯自注曰先子每以器識相士嘗云作文貴先醕而後肆閱卷母因短而棄長思父之克保身也詩云一世凜冰淵臨終寡尤悔自注曰去世前一日猶講曾子有疾章講畢歎曰予自問生平亦無大過思父之克存心也詩云惺惺常朗照潑潑似活水自注曰先子嘗云儒言存心釋言明心道言修心可知靈臺一點是聖凡仙佛總匯處活潑潑常惺惺無事如有事有事如無事是也思父之引疾早也詩云笑學病維摩結習澹如此仰希李百藥著書聊復爾自注曰李百藥耳聾先子嘗引以自喻思父之以夢終也詩云華發芙蓉城彼姝正采采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笑迎舊主回爭把新歌揣忽訪湘中宅仙舟布芳茵徐探海外山雲展羅異采自注曰先子嘗夢遊一亭面山俯谿垂楊煙雨中有女郎掉舟至歌曰主人舊主芙蓉城芙蓉華映紅妝靚而今風雨滿湖寒歸鴉一片垂楊影歌畢鼓棹而去醒而遂和其韻又嘗於夢中得句云艇泛湘中常作宅屐遊海外轉多山其詩皆與行實相發明而尤沈惻可誦焉來者觀於先先生父子間亦可知予作傳之微意矣先生閒居多著述藏於家蓋嗜學而澹於名者也文炳先生長子也次子文煥贊曰予自號爲三醉先生予少以詩鳴壯歲喜以古文詞馳騁今老矣頗與學佛人遊所謂三醉岳陽人不識者也楊先生所居顏曰息園又曰華隱舊居曰適適圃若先我而杜德

機者及文炳以書來知先生父子間亦心契於予矣然予時
時有飛動意未及先生之出處語默一安於退也知先生者
其莊先生所謂澹然無極眾美從之者邪

三閒生傳

三閒生者江海間異士也其目之所治於書無所不觀其耳
之所治於天下事無所不究其口之所治於人物否臧里閭
利病無所不談然從予遊久矣予故諸生也以諸生之業道
之生不屑也與之言千轉萬變而生毫毛不動予大愠曰若
先我死我當爲若作三閒生傳生曰何謂三閒曰若所讀之
書閒書也所究之事閒事也所說之語閒語也是謂三閒生
默然而退然予亦有罪焉予性喜史記凡後世文章家有能

汪子文錄

卷十

四

得司馬氏一點一滴者輒輾轉不能去於懷亦懷之而已矣
未嘗舉以示人也予喜閒步郊野生時時從予予偶爲指示
史例生大喜於是益勇於治史旣徧治正史下至稗官野乘
予所未見耳所未聞者無不覽也先是從予遊來安予少
喜先秦人書頗置行篋中生竊去日夜鈔錄不休予禁之不
得也遂痛罵之生涕下如綆而鈔錄卒不休予之喜閒步也
意在尋山問水而已而生則畱意民間纖悉事歸輒強聒予
子不耐輒罵之曰野牛野牛如是者十餘年偶爲詩古文磊
落有奇氣應試不守程式遂老於童子場病死予亦喜閒話
者自生死且無可與閒話者矣況共讀閒書共究心閒事也
哉予爲諸生晚而貢太學與生之老於童子場也相去無幾

何但未死耳而無聊賴甚於生在時然則生之不屑於科舉也豈足怪哉生程其姓心質其名在仁其字家常熟之徐市吾友陸佩鳴館智林書塾挈之來府城從予遊時年甫十六已而以訓蒙爲活娶婦生一子卒之年三十七方館於葑門吳氏先一日自理其殯斂費書之紙以授其徒但曰予不及面汪先生矣此爲可恨事越日子至其館生已死爲視斂而去

虛白居士傳

汪縉曰洞庭山消夏灣有東西蔡氏聚族而居焉東西者以邨名之也予未至灣之日曾識東蔡虛白居士於虎邱塘上居士貌古神閒時寓一小樓默然相對移時乃去及予來洞

汪子文錄

卷十

五

庭居士已前卒矣其尊人勉旃先生年七十餘諸孫環列皆居士子也予旣識其祖孫兩代因益念居士不置云吾友知歸子嘗爲居士作傳詳於學佛而於其家庭事未之悉也及予旣還家其子昌融以書來曰先君子閒靜寡言行止率真出入必衣冠雖盛夏未嘗裸體性嗜文墨聚書千卷展玩自娛四方君子有聞風造訪者必畱於家終日追陪無倦意又言其事父孝不命之坐不敢坐逮事大父能佐父奉甘旨得大父歡心又言母早卒念欲養母而不逮也輒背父飲泣而奉繼母有加焉若是者不可無述也昌融所書質而不夸庶幾能不死其親者乎居士名鵬九字資萬卒年五十其他事詳知歸子所作傳中茲不著

贊曰西方觀經言修淨業者莫先於孝養故曰孝名爲戒此諸佛一揆者也若居士者可謂知本矣知歸子爲居士作傳尤詳於同志諸人皆吾黨也所謂宗老寶華者其西蔡也亦喜學佛以淨土爲歸子遊洞庭時實館於其家云

補履先生傳

蘇州府治東舊有學廢爲文信國祠祠之西數十步有僦屋半間以居者補履先生也人持敗履往則爲補治得錢以自給先生少未嘗讀書目不識字以補履所入從人問字識一字則餽以一錢後遂能徧讀羣書門內橫白木板三四尺寘亂書雜舊物其上其屋壁間亦多古書以是從之遊者慕其好學皆稱之曰補履先生其讀書略觀大意未能深造也然

汪子文錄

卷十

六

一言感觸輒黽勉服膺大要以不欺爲本與人言輒引之於善娓娓然若縣壺而瀉水也里中童子有來就學者不問脩脯往往多至二三人然不加督責任之而已以故未久輒散去散則補履如故先是吾友薛子家三彭子九初亦與之遊時時稱道其爲人獨子未與之相識至是乃識面於吾友王繩孫家以老而病足疽臥牀子僅識其面未與之交語也繩孫之延致其家也告之其弟揚孫揚孫則大喜徧告之子姪子姪則大喜乃往延先生先生遂盡移其書籍老於王家焉或曰先生時時入濂谿祠焚香肅拜又嘗告揚孫以熟讀近思錄先是家三告子曰與之談時及道家言至是家三之卒久矣以識面於王家也爲之傳其病疽而臥也繩孫揚孫

兄弟爲之盡力醫治其家子姪亦朝夕服勤卒年七十有五
姓錢名近仁崑山人

墓志

陸處士墓志銘

陸處士既卒又明年而葬孤子以狀來請銘案處士君行事
多可書而尤可悲者君之志也君少孤三歲得痰疾損項歲
輒歐血數升恃母氏宋孺人以長比長奮於學君故病而尪
重以待宋孺人疾目不交睫者凡三十晝夜孺人病良已而
君痰疾復作寢劇用是學不克大就然猶手鈔經傳數十卷
舉以授長子蘄其有成也庸詎知將及成君之志而君遽卒
哉君諱審權字仲謀家於蘇之長洲先世多聞人祖諱檐字

汪子文錄

卷十

七

中一由廩貢生爲上元學訓導父諱縉字緘三早卒遺一女
及君當病亟時或攘其產而鬻之以故宋孺人茹苦終身乾
隆某年以例得旌節已顯矣而君欲報之志固不止此此其
可悲也姊早寡撫其孤爲畢婚嫁葬三喪焉姻黨中有以撈
蒲破家且欲棄先世墓地者贈以白金而止之君之行事多
類此娶某氏男五人長曰九齡元和庠生與予友善次曰九
成九皋九疇次天女二人長適宋某早亡次未字君以康熙
某年某月某日生卒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年某月
某日地在小宴嶺祖塋之側銘曰

奮欲報親志無窮若或限之以是終昭而銘焉坎於宮

黃孺人墓志銘

予讀龍湖李先生書載僧若無母與其子書訓若無以佛學
子讀之未嘗不涕泗交流作而歎曰至矣哉母之書也其真
海潮音乎雖然母未必通於佛說何以言之能得佛心也邪
伏而究之佛子眾生母子子子眾生者其愛眾生也無已眾
生能得佛心佛愛之無已卽不能得佛心佛愛之終無已子
子者其愛子也無已子能體母心母愛之無已卽不能體母
心母愛之終無已愛之者望之焉耳佛望眾生成佛母望子
成人母之心佛心也若無母之通於佛心也宜哉且不獨若
無之母也卽凡天下之母心萬世之母心有不通於佛心者
與予門歸恆從予在來安日嘗爲予言祖母黃孺人無已之
心於時孺人已卒矣然予知孺人之心以愛子者轉而愛孫
汪子文錄 卷十 八

以望子者轉而望孫者無已也予爲戚戚焉有感於中遂欲
爲天下萬世之爲母者一慟也後予歸里恆來告曰孺人葬
有日矣敢以父命請銘於夫子予案孺人行略云孺人黃氏
父曰尊三母沈氏長洲歸嵩年妻也年十歲聞鄰家屠豕聲
心動不食肉母勸之食亦不食多方勸之食竟不食母爲之
竊歎曰是兒能自苦如是吾憂其以苦終也旣嫁生三男二
女而寡家甚空乏遂挾子女依於母家紡績給衣食遇歲凶
顛於死者數矣旣而家稍溫男女婚嫁畢而孺人心力憊矣
然孺人年八十髮尙黑齒牙無落者遇歲除坐徹宵不倦以
是人多異之方孺人之依於母家也晨起必焚香默禱於佛
願佛力冥被俾孤兒得早成立及孺人之將卒也盥口稱佛

名召親戚與訣各致謝而逝其見於行略者如此恆之來請銘也予既許之矣少遲之恆復請曰以恆學之不力徒以遊於夫子之門輒以祖母行略請銘銘儻不可得乎恆之從予遊也蓋將求所以成人之道而予所以教之者往往及於文夫爲文有道其惟忠於文者乎忠於文者必能文也偷心入焉未有能文者也予之論文也如是其斯爲成人之道乎予以此教生鮮不疑爲迂怪然惡知予之言非母之心邪惡知予之言非母之以愛子者轉而愛孫以望子者轉而望孫之心邪恆能行吾言母愛之無已望之無已恆或不能行吾言母愛之無已望之終無已何也無已之心無間於存歿者也凡天下母之心如是萬世母之心如是予銘此告天下萬世

汪子文錄

卷十

九

之爲人子孫者非徒爲天下萬世之爲人母者一慟也銘曰母之心兮佛之心閉幽宮兮不能沈

哀詞

羅生東望哀詞

羅生名興岱字東望少孤無兄弟母姜孺人守節食貧與生相依爲命生年二十乾隆丙戌夏以病卒病中乞畫工繪幽林采藥圖意欲延息人間承母氏顏也竟卒予悲其人悲其志悲其遇爲作哀辭題其卷辭曰

嗚呼父母俱存人子欲報之恩昊天罔極也況父早歿而恃煢煢一母氏邪母生子數人數子欲報之恩昊天罔極也況鮮兄弟而儻儻一子邪子壽百年百年欲報之恩昊天罔極

也況先母而卒先母而卒者遽止此邪羅生羅生采藥幽林其蓼莪之眞聲邪

李靜叔哀詞

予竊歎求知者之心之皆過也有求知者於此一鄉一邑之人知之一國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知之者不可謂不眾矣然求知者之心吾見其駸蝕之必甚也則其爲不知也大矣有不求知者於此一鄉一邑之人不知也一國之人不知也天下之人不知也不知者誠不知矣吾心其亦不知乎此心之明苟無纖毫之私以駸蝕之如日之中如月之望則其爲知也大矣予又竊歎求知者之舉以求勝也有勝人者於此初無所謂不可磨滅之氣存焉者也乃不勝其好勝也

汪子文錄

卷十

十

遇一鄉一邑之人則上一鄉一邑之人遇一國之人則上一國之人遇天下之人則上天下之人子輿氏有言此亦妄人也已矣有弗克勝人者於此胸中有不可磨滅之氣存焉者也夫卽弗勝於人遇一鄉一邑之人則下一鄉一邑之人遇一國之人則下一國之人遇天下之人則下天下之人其胸中磊磊然薄霄漢鞭雷霆騎日月者自在也顧安用蘄勝於人也哉益都李靜叔死於孝予覽其自爲墓志銘其爲人較然不自欺其志者也天若假之年其人可以爲烈丈夫惜乎其早死也靜叔其遂不克見知於人蘄勝於人也邪爲作哀詞其詞曰

嗟乎靜叔世皆茫昧其心以求知兮靜叔之心則不可以駸

齧也嗟乎靜叔世皆虛憍其氣以求勝兮靜叔之氣則不可
以磨滅也嗟乎靜叔其自知兮其自勝兮將死而自志其墓
蓋靜叔之能定也

講義

顧諟天之明命

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此是程子權說蓋爲滔滔者援儒入釋
不得已將此兩字畫鴻溝界耳究其實際釋氏之學於此俱
看作幻相大寂滅海中何從起此一點泡邪吾儒之學天卽
心也心卽天也一理而已矣所以程子說以心知天猶居京
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作兩處若要誠實
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
汪子文錄

卷十

七

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認取更不可外求此方是實說方
是吾儒祕密藏也於此信不及離心以觀天卽是妄見非天
也離天以觀心卽是私意非心也此處未透便下主敬工夫
硬捉一物在胸中非敬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

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此了生死之
極談也於此信入乃知天命之性未生已生未發已發只是
一箇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非知晝知夜之謂也知晝知
夜已與晝夜之道離而爲二矣安能通邪通乎晝夜之道者
徹晝徹夜之道只是一箇知耳此知本無限量安有方所本
來虛寂安有體段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生死一晝夜也未

生已生未發已發一晝夜也通乎未生已生未發已發只是一箇知此知本無方無體安有死生邪然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猶未離乎方體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又當面錯過是非窮研力究豁露本明孰足以與於斯哉

士志於道一節

學者須識得口體之累何以難脫蓋以身見未忘也人有此身便有此見有此見便有此累此累之難脫且無論漢唐諸人孔門中高弟如游夏子張氏孫卿所判爲賤儒者蓋有此累在此累能脫盡者其必仲夫子乎仲夫子不恥衣敝緼袍是學道發芽處到得結纓而死是學道結果處因他身見已忘故口體不能累口體不能累到得生死關頭自然動他不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得卓哉仲夫子乎其孔門之干城顏曾之畏友萬世士大夫學道之模範乎有志於斯道者須要口體不能累要口體不能累須忘身見要忘身見須於性命之學痛下工夫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於此見得分明自不爲口體所累自能食前方丈得志弗爲與傳食諸侯並行不悖且自能一夫飢若己飢之一夫寒若己寒之不至流爲谿刻全不識人痛癢也於性命未徹者但能力制於口體之間縱能堅忍一生做到極處祇是獨行傳中人物與此道有何交涉邪

篤信好學

允初所說於篤信二字最體認得真此卽朱子所云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透信得及

合下便是聖賢也此是學者本領工夫故朱子於四書注中劈頭將此處判定注明明德則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注學而時習之則曰人性皆善注盡其心則曰人有是心莫非全體此處判得定所以轉入道問學處滴滴歸原也後來崇尚朱學者於此處全沒分曉只是貪圖講說名爲朱學其實流於訓詁者多矣此蓋朱子所云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得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卽事卽心卽心卽事本體工夫一時具足然須透得本無一事宗旨方能融釋不然有心之見而心已與事隔矣有事之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見而事已與心隔矣

先立乎其大者

耳目心一體也一體之中何以分大分小以耳目之官不思
不思便爲物所囿爲物所囿是亦頑然一物而已故小也心
之官則思思則天地鬼神人物彼我直達而已物所不能囿
故大也能思則以耳目從乎心耳爲天聰目爲天明耳目皆
心此從其大體爲大人也以心從乎耳目心爲耳目所用心
亦一物耳此從其小體者爲小人也只是一體之中從其大
便爲大人從其小便爲小人非耳目心之果有二體也只是
能思便通體皆心通體皆心便是從大不能思便通體皆耳
目通體皆耳目便是從小非以彼從此以此從彼也思是天

職不假人爲安排如聽思聰以耳之德本聰視思明以目之德本明此可見思爲天職又可見三者皆天之所與雖三者皆天之所與要必心爲之主欲從大體必能立然後能從所謂立者不是硬捉一物在胸中亦不是強持一念硬捉一物在胸中固是物強持一念亦是物大體之立與不立存乎其人之覺與不覺耳覺則立覺則天地鬼神人物彼我皆是一心之流行色色還他本來此能立之所以能從也不覺則不立不覺則耳之聲心卽逐於聲目之色心卽逐於色此心安得有主邪旣不能立又焉能從故欲從大體必先立乎其大者然後小者不能奪此一章之微旨也

右六條在秋陽閣講會說

汪子文錄

卷十

十四

建陽講義引

縉質懦材下學未有獲時疚於中過蒙邑侯韓先生不鄙其愚俾承乏建陽講席介吾友彭子允初委命焉韓先生爲政知本將於是乎收化民成俗之效也模範良難聞命悚息辭避不敢當彭子復勤勤懇懇勉以教學相長之義辭不獲命遂來此與諸君相講切竊聞爲學之方必先知所從入而後時時有用力之地知所用力而後能得力諸君被服文學亦有年矣其已知所從入乎其未知所從入乎其各潛心於四子書時作講義見互爲究切焉予與諸君忝有一日之雅謹書所聞以道先路其各虛心觀理勿爲苟同亦勿爲苟異期於深造自得仰副韓先生長養人材厚意

人之生也直一節

直是人之天性人之初生未有不直者今試看爲赤子時何嘗有一毫不直來未幾知識漸開嗜好漸紛內面漸漸爲利欲沈痼外面漸漸爲世情纏繞便漸漸不直了人而不直全忘卻人之本來矣聖人哀之爲喚醒道天地生人本來是直的天地間道理直上直下亭亭當當本來無纖毫造作無纖毫私曲人在天地之中得此理以生此理全具在吾心耳目口鼻是此理發竅處仁義禮智是此理凝結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此理流行處不要汙染了他生理本來彌滿觸著便動自然直達若火始然泉始達也於此儻或信不及試再以形氣觀之人是直生的草木是倒生的禽獸是橫生

汪子文錄

卷十

五

的以草木有氣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故不無倒生橫生之別唯人有氣有知有義故靈於萬物形氣自然不同也卽以人形之直驗生理之直可知直則是人不直非人矣直則是人之生不直非人之生矣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可知矣若真實要做箇人須得當下將內面的利欲外面的世情盡力掃除莫使沈痼纏繞過卻生理味卻本心始有做人的田地從此將聖賢所講靜專動直的道理敬以直內以直養而無害的工夫細細參求方有著落不然便講究得來也恐無承受處

子張學干祿一章

此章書聖人教人以自求之學學成而祿在其中求之在我

而已矣何則大凡爲學之道多方實地總不外乎言行言行之道亦多方實得總在於求免尤悔人之一身持己接物不是言的時節便是行的時節言則容易招尤行則容易起悔縱時時警策不可招尤尤已至也不可起悔悔已多也言行無窮尤悔亦無窮所以聖人也不必便到無尤悔只說得寡尤悔如何得寡尤悔要寡尤悔必先於言行的時節不敢著一毫怠慢疏忽的意思一言一行務要出之以謹慎謹慎也不是空空地做吾心有箇信處則言爲有物而言之又必當其可吾心有箇安處則行爲有恆而行之又必中乎節者方是謹慎爲學到得有箇信處有箇安處已是得手的時節非是硬做主張到得者裏須將吾心中有疑惑的去處漸漸解剝解剝得開方有箇信處解剝不開切不可硬做主張以疑爲信將吾心中有危殆的去處漸漸破除破除得盡方有箇安處破除不盡切不可硬做主張以始爲安但有所疑所殆便言不得行不得將他關了只向心中明白的言去亭當的行去疑信殆安吾之真覺固能照了要得真覺精明的確下手時節須痛下窮理工夫此理在天地間本圓成到十分儘見間狹陋只曉得一兩分上面工夫欠少據此言將去行將去下面盡成走漏所以聖人勉學者寡尤寡悔莫先於多聞多見也多聞多見自能高明見聞從耳目而受而見聞之理則在吾心也可疑者自然疑著可信者自然信著殆者自然知其爲殆安者自然知其爲安此吾之真覺也疑者殆者則

闕之方不昧吾之真覺而信者安者可以見之言行矣又必言之當可行之中節方得免於尤悔之多也從上面推下來從下面推上去層層是實地工夫有此實地工夫方有實得有此實得自然有實效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也程子曰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願吾黨思之所用何功所志何事相與求之實地實得則實效在其中矣

匹夫不可奪志也

者句書須看得一志字分明方知聖人喫緊爲人處凡人爲學底於有成者終身全靠著者箇志先將此字看錯了如何靠得有以人情愛慕處從而愛慕認爲有志者此非志也欲也人之所欲因知誘物化後從外面牽引而動自少至壯自

汪子文錄

卷十

七

壯至老隨時變遷沈迷萬端此是斷送一生的句當如何算得志志從裏面出來精明的確老而愈堅外面可欲之事一毫也動他不得此方是志有以念頭畱滯處從而把持誤認爲志者此非志也意也執著意見硬自主張當無事的時節亦似守得住及遇事物交於前不知不覺已被他搖動總使魄力過人倒不下架子胸中隱隱處終自机阻不安此是汗染本體的句當如何算得志志是從真種子上發出的萌芽一陽透地而出無物可以遏住此方是志志字看得分明不可奪自見喫緊唯能辨得此志方能有立立得此志方能有成到得成就此志卓然中立從他萬變總動你不得且看匹夫有何勢力自家有志自家立定自家成就從中發出從真

處凝聚世法萬起萬滅此志無須臾間斷何嘗絲毫動著所以聖人說不可奪也三軍雖眾其帥可奪匹夫雖寡其志不可奪則以三軍之帥猶靠著別人匹夫之志全靠自家故也人之爲學終身全靠著此志不可不辨不可不立如何是辨志第一要勘破義利關頭如何是立志見得分明後目非是無欲見也耳非是無欲聞也口非是無欲言也心非是無欲慮也此是爲學之要思之思之

默而識之

者句書朱子注云謂不言而存諸心也看去平平澹澹人人會得卻不知工夫入頭處莫切於此何則凡人爲學必有所從入從聖賢之書有箇入頭處方知着力尋向上去吾曹從

汪子文錄

卷十

六

幼入塾受經讀過聖賢千言萬語到得知識開後豈無一二感觸處一二解悟處一二打著病痛自知慚愧處者都是好消息可惜隨念頭起滅又沒人從旁指點卽此是從入之方當幾錯過便漸漸淡去了所以讀書者多得力者少也若要得力須從默識而入何爲默識卽今豎起脊梁著了精采將聖賢言語念念繫住決定要討箇真消息遇著有所感觸處解悟處打著病痛自知慚愧處切不可放過緊緊記著默默提撕工夫到時自然透得一處能透處處冰解凍釋管取一生受用不盡所以說工夫入頭處莫切於此吾曹自幼至今其爲讀書之日不爲不久有感觸處否有解悟處否有打著病痛自知慚愧處否有此好消息而錯過者從前已錯如今

豈容再錯若從未有此者平日在何處用心尋行數墨縱能
龜通文義全不關自家痛癢也諸君皆邑中佳士幸蒙賢令
尹加意人材屬望勤懇月之朔日復與諸君諄諄面論皆爲
學之要所說疑信兩義是讀書窮理的緊切去處大凡爲學
先要能疑能疑方得長進疑團破後自然會信信後方得堅
牢爲學最忌似解似不解道是解得卻無一毫實地道是解
不得卻又能依樣畫壺浮浮沈沈賺過了一生只爲他信
又信不及疑又疑不來也諸君請各各自考儻有類於信不
及疑不來者卽此是大患當下猛省尋向上去切不可似解
似不解賺過一生也諸君果能立定志向讀書窮理務要疑
去信去爲學多端莽莽蕩蕩從何處下手故爲諸君講者句
汪子文錄

卷十

九

書從諸君讀書有覺處提掇諸君其刻刻存諸心尋箇入頭
處慎勿將聖賢千言萬語及長養人材者片片苦心只作一
場閒話看卻也

好學近乎知

此韓先生課在院諸君題也緝觀諸君文辭俱能悉心審題
不同於率爾操觚其有見地卓而措語諦當者亦往往遇焉
爲之喜而不寐因擬作一篇以示諸君見子之有以樂乎此
也抑予更有說焉說在命題之意欲諸君相與興起於學也
學以明人倫明道之所以行也好學以破愚破愚斯近
知近知所以入德也諸君已聞其略矣今以切要者爲諸君
誦之學爲孝弟以事父兄學爲孫順以事長上學爲謙下以

接鄉黨朋友學爲忠信以爲孝弟孫順謙下之本卽此是明倫達道也學於四子書以明理學於先輩大家名家制義以修辭卽此是近知入德也有餘力當於經學理學史學子學詩古文之學各占一門但得一門深入亦可以名家矣諸君不以予言爲迂遠誠能悉心求之則八珍五味入口而知其美有不好者亦少矣經史性理古文之學本當在制義之前不得已而置於後者以諸君所急在制義故也雖然學無根柢其能精於制義者少矣且學未淹貫能明於四子書者亦少矣於四子之理不明其於孝弟忠信孫順謙不能行之而不寧者又少矣其終爲愚人而已矣且士農工商古之所謂四民也士則衰然爲之首農以分五穀士則分五穀不如農

人工以備器用士則備器用不如工人商以通財賄士則通財賄不如商人夫分五穀備器用通財賄皆至急之務一端不可缺一日不可無者也士皆不如人乃衰然爲之首者何邪則以明理不明理之有弗同而已矣彼三者不能明乎理士獨能明乎理也彼不明乎理者農人分五穀矣而不可以治農工人備器用矣而不可以治工人商人通財賄矣而不可以治商人士獨明乎理故分五穀不如農人而可以治農人備器用不如工人而可以治工人通財賄不如商人而可以治商人其衰然稱爲四民首者以此也彼三者曷爲不明乎理士獨明乎理則以學不學之辨也彼三者弗學故不明乎理士知學故獨明乎理也然則士而不學其將何以爲

士乎得毋類於愚民也乎是說也韓先生嘗爲諸君面道矣
今因命題之意復爲諸君誦之冀得相與興起於學焉毋怠
母忽

右五條在來安建陽書院說

偈頌

起懦偈

儒曰大勇釋曰大雄男兒鼻息灑氣岡風

決疑偈

一念不決念念愚癡一世不決世世愚癡

斷淫偈

淫欲不斷萬劫沈淪念頭才動天怒地瞋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戒妄偈

一語真實三界導師一語欺妄萬惡由斯

捨身偈

擔荷大法是名丈夫覷破殼子非我非渠

攝心偈

攝心之法珠藏於淵成就功德水滴石穿

息念偈

念起念滅覆蓋真如起滅無地入道之初

念佛偈

千聖萬賢千魔萬怪一句南無頭頭敗壞千聖萬賢千魔萬
怪一句南無頭頭自在千聖萬賢千魔萬怪一句南無本分

買賣

五先生頌

予篤志於儒而內行多愧無以自慊焉然尊仰之情
老而彌切乃禪門所謂縱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
終不失也因繫之以頌

濂谿夫子儒中之王一絲不挂萬法蒼茫
明道夫子儒中之佛百尺竿頭能殺能活
伊川夫子儒中之師宏範三界嚴淨毗尼
橫渠夫子儒中之將壁壘如山千秋榜樣
紫陽夫子儒中之日人綱人紀萬古不忒

六先生頌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仲淹先生儒中之鳳四海爲家六經作洞
康節先生儒中之仙丹頭一句浩浩其天
象山先生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多少痛快
龍川先生儒中之龍潭心掉尾白浪掀空
白沙先生圓之又圓亦有丹訣淵淵其淵
陽明先生大事到手請君放下露出家醜

附錄

書愛廬居士文錄後

汪元亮

予與愛廬相與於無相與也久矣乃今讀愛廬文忽忽念我
愛廬不置也愛廬之學由良知入其古文詞都從自性中流
出一洗揣摩依傍之習而於論學規友偲偲切切反覆數千

言蓋唯恐友之有志向學者或迷失徑路以真實心發真實語彭允初羅臺山韓公復並與往復討論而以進於道烏呼此愛廬之文所由不謬乎古聖賢人之指而可與天下萬世之善士相見者也豈獨此三子而已哉或疑其文往往雜以遊戲三昧若不經意然然試細意玩味之戲論處婆心涌現與莊語同矣予亦嘗竊聞其論矣其敘予詩也曰君詩輒渺然作天際真人想能昭然廓然斯真天際真人矣斯又愛廬之篤於予也往在京師嘗郵致書以予能諍佛諍朱爲言烏呼見人毀朱從而諍之見人毀佛從而諍之予不敢唯阿人以自欺猶我愛廬論學規友惘惘款款之微指不敢負我良知爾易曰修辭立其誠愛廬之性於文其誠也雖爲老諸生汪子文錄

卷十

三

鬱屈以終牖下而誠故不可揜也吾以是信愛廬之文之必傳傳且必遠也

汪子文錄後敘

彭紹升

前敘作於昭陽單閼之歲汪子見之頗意得汪子平生志切於用世故前敘以偕隱招之及自洞庭歸而疾作閉關養閒絕意科舉無復曩時意氣閱數年而遂以逝也頃復從其家撿取遺文悉意決擇擴前所未登者十之四三焉蓋汪子之本末具是矣念予夙昔交游合志同方者推薛子家三羅子臺山及汪子三人而已至是先後逝矣獨其文在耳薛羅二子之文子旣刻行於世乃今以汪子終之亦區區之忱所不能自己於三子者也然古之人所以死而不亡者果安在哉

三子其自知之矣予無庸贅言矣

汪大紳述

彭紹升

彭紹升曰儒佛之相爭久矣自趙宋以來道儒學者尤喜闢佛獨慈湖楊氏西山真氏潛谿宋氏白沙陳氏其書不諱言佛且樂引以爲助至陽明王氏倡良知之學一再傳後折而入佛者殆不可悉數其最著者大洲趙氏復所楊氏海門周氏石蕢陶氏愴園焦氏東溟管氏正希金氏乃遂徹兩家之藩以究竟一乘之指其人類皆卓然有本末非苟爲論議者拘牽之士欲概舉而逆之不得也近百餘年中王學旣衰而道程朱者間出往往樹門戶壑城府於是乎儒佛之界重生棘刺矣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之學通其隔闕其於西來大意信解甚利慕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脈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委縱橫自在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與大紳名縉世爲休甯人祖懋琳始遷於蘇父元僊早卒母程氏以節婦旌有二子大紳其長也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塾師趙君維甯文有師法導以先輩程尺已而疾亟屬大紳必事其友吳君漢滌遂延吳君於家吳君亦喜先輩好讀書故大紳之文得早自拔俗者兩師之力也年三十一補吳學生遂一意治古文覃思奧蹟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有廣巖福公者三峯耆宿也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是白衣乃

大有道根里人沙斗初見其枯題等作曰此老杜先天詩也
初謂子從老杜出卻是老杜從子出而嘉定王光祿以爲讀
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籓溷間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
往復不厭者獨子與羅臺山而已臺山甯都人善古文亦兼
通儒釋初至子家見大紳小文異之遂造訪讀其三錄歎曰
海哉向覩君谿澗而驚予則淺矣袖而歸發其菁華兼繩削
其不合兩人輒相視莫逆也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
安縣闢建陽書院聘大紳主之以正學道諸生已而歲荒輟
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
歸而養痾家居以法自娛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未
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臥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連稱好好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五日也一子殤立從
孫玉藻爲後大紳在時世多以文士目之迹其自述亦不過
曰因文見道而已然生平志趣殆不可測嘗作無名先生傳
云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
不唐先生爲人不獮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
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
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挂口又作撞菴先
生記自稱學無牆壁行無轍迹其游乎儒曰坦蕩蕩游乎釋
曰泠湫湫游乎儒釋曰坦蕩蕩泠湫湫噫大紳之意則遠矣
晚而與予書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
不附於地古今之寥闊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

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
予聞其言而悲之自莊屈以來述作相望具此心眼者幾何
人哉其在孔門所謂嚶嚶者邪抑所謂踽踽涼涼者邪吾無
從識之矣大紳既歿遺書具存予刪而錄之復次第其本末
爲之述俟論定於後之君子焉

汪子文錄

卷十

三

汪先生遺書有三錄二錄讀易私記讀老私記讀四十偈私記染香別錄文錄詩彙制義共若干卷彭二林先師哀而集之歲乙卯刻三錄而寢疾因并己所著二林居集一行居集測海集觀河集四種並以付沅俾校刻之既先師嗣子希萊取二林居集付刻讀老讀易二種汪先生高足張君觀瀾取而歸諸汪先生嗣孫玉藻染香別錄丁巳燬於樂橋顧氏館齋後數年方觀察昂以百金寄潘農部奕雋屬刻汪先生書農部汪先生甥也取詩彙四卷刻之辛酉王君芑孫刻二錄於揚州以版見付且屬以三錄詩稿二種板合貯之三錄版歸自彭家而詩彙版不果歸也辛巳先師嗣孫蘊策刻測海觀河二集沅攜汪先生文錄及制義至南海孝廉張君杓文

汪子文錄

跋

一

學會君釗讀而善之欣脩脯爲刻文錄而家鄭堂丈藩汪先生高足也分任之計五十餘金而十卷之工竣沅二十餘年保殘守闕之心得藉手於兩君及鄭堂丈而先師與汪先生啓牖後學鄭重付託者於此而庶幾慰藉也爰感激涕零而志之其先師一行居集及汪先生四十偈私記制義尙有待也道光三年歲在癸未四月後學江沅跋於五羊督署館齋

右汪子文錄十卷詩錄四卷泉二錄三錄皆汪先生大紳所著也先生與先從曾祖尺木公交契且久兩家集中姓氏逕逕互見其爲學歸本孟邵劬及西來大旨詳自撰撞菴先生記中蓋先生固嘗以經世自負如宋陳同父一流窮老不得志乃筆之於二錄三錄也先生遺書皆經尺木公哀集尙有讀易私記讀老私記讀四十偈私記染香別錄等書今皆求之不得傳者僅此數種而文集猶有刊鬻處無從綻補爲可歎矣光緒辛巳涂月同郡後學彭祖賢跋

